

毛泽东

读文史古籍批语集

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

MAOZEDONG DU WENSHI GUJI PIYU JI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北京 1740 信箱)

新华书店发行 北地照排中心排版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

850×1168mm 32开 11印张 149,000字 5,001-15,000册

1993年11月第1版 1997年1月第2次印刷

---

ISBN 7-5073-0154-0/A·41 定价 27.00 元



毛泽东在庐山寓所读书（1961年）

聰明一世，  
懵懂一時。

空備禮改葬。光宅中，仁遇赦還，適會榮以罪斥，故得襲鬱林縣男。歷岳州別駕、爵郡公。嘗使江左，州人遺以金，拒不內。武后遣使者勞曰：「兒，吾家千里駒，更名千里白。」天授後，宗室賢者多株翦，唯千里詭躁不情，數進符瑞，諸異物得免。中宗反正，改王成紀，未幾進王成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千里與其子天水王禧率數十人斬右延明門，以入太子，敗誅死，籍其家，改氏蝮。睿宗立，詔還氏及官爵。瑋蚤卒，中宗追封朗陵王子，袷出繼蜀王愔。開元中，以傍繼國，改封廣漢郡王，遷太僕卿，同正員。薨。琨、武后時，歷六州刺史，皆有名。聖歷中，爲嶺南招慰使。

李恪

〇〇〇

李恪英物  
李治朽物

知子莫若  
李恪卒聽

長好身忌  
言可為

今當去膝下不遺汝珍而遺汝以言其念之哉坐與乳  
 媼子博纂罷都督削封戶三百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  
 都督恪善騎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煬帝女地親望高中  
 外所向帝初以晉王為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固爭  
 帝曰公豈以非己甥邪且兒英果類我若保護舅氏未  
 可知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舉棊不定則敗  
 况儲位乎帝乃止故無忌常惡之永徽中房遺愛謀反  
 因遂誅恪以絕天下望臨刑呼曰社稷有靈無忌且族  
 滅四子仁瑋琨境並流嶺表顯慶五年追王鬱林為立  
 廟以河間王孝恭孫榮為鬱林縣侯以嗣神龍初贈司

法收其為

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發又以問老將王翦曰非六十  
萬不伐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甚也因以信為用  
即與兵二十萬使伐魏王翦遂請病退老于滎陽已而信  
大為將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發自駕如滎陽  
翦因強起之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  
十萬而往遂以滅魏夫勿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  
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信聽其言  
若可用用之宜矣魏敗去聽其言者不可用捨之宜矣然  
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  
徒失於聽之言亦由樂用新進也秦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夫  
抵新進之士者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  
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  
也然者則又有說焉不肖者考史記所書自是時地方治亂則

謂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

攻秦類趙名將也秦人畏趙高每括虛言易與也則行反  
問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  
主不懼反問也遂起括為將以代頗藹相如力諫以為不  
可趙主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言無實而不可用  
其父相如亦知之趙主不知亦知之之外至  
其國亦知之趙主不知備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  
其不可而與主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  
出此者不可勝數也

曾子固唐論。  
成康發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書錄  
前聖教十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為  
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東西百有餘年然人風多用秦  
法其改更秦事亦多則己意其故實王之遺而有天下之

毛泽东读《古文辞类纂》一书的批语

12520/28

1

## 出版说明

毛泽东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在日理万机的和平建设时期，阅读过大量文学、历史方面的古籍，并且写了不少批语。毛泽东批读过的书，有些已经散失。编进这个集子的，是保存下来的毛泽东读三十九部文史古籍的批语。

毛泽东批语据中央档案馆收藏的原件刊印，保持原貌，只对有些没有标点的批语加以标点，对批语中的讹误衍漏径作订正。

毛泽东批语同原书有关段落对照排印。批语用宋体一律排在书页的左边。摘录的原书有关段落加了标点，用仿宋体排在书页的右边。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批语内容，对部分批语作了注释，均排在页下。

毛泽东批读各书的时间，有的有明确记载，但绝大部分没有注明。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一九九三年五月



## 目 录

读《古诗源》批语·····	1
读《初唐四杰集》批语·····	5
读《甲乙集》批语·····	15
读《注释唐诗三百首》批语·····	19
读范仲淹词二首批语·····	25
读《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批语·····	31
读《历代诗话》批语·····	37
读《分甘余话》批语·····	41
读《明人百家小说》批语·····	45
读《智囊》批语·····	51
读《绘图增像西游记》批语·····	71
读《聊斋志异》批语·····	77
读《李氏文集》批语·····	87
读《古文辞类纂》批语·····	91
读《两般秋雨庵随笔》批语·····	111
读《楹联丛话》批语·····	115
读《史记》批语·····	119
读《汉书》批语·····	123



---

读《后汉书》批语·····	127
读《三国志集解》批语·····	135
读《晋书》批语·····	165
读《宋书》批语·····	173
读《隋书》批语·····	177
读《南史》批语·····	181
读《北史》批语·····	209
读《旧唐书》批语·····	215
读《新唐书》批语·····	231
读《旧五代史》批语·····	251
读《新五代史》批语·····	265
读《宋史》批语·····	275
读《明史》批语·····	281
读《资治通鉴》批语·····	289
读《通鉴纪事本末》批语·····	295
读《续通鉴纪事本末》批语·····	313
读《宋史纪事本末》批语·····	319
读《元史纪事本末》批语·····	323
读《明史纪事本末》批语·····	327
读《十六国春秋》批语·····	337
读《读通鉴论》批语·····	341
读《王湘绮全集》批语·····	345
后 记·····	348

# 读《古诗源》批语

古 诗 源

〔清〕沈德潜选

文学古籍刊行社

一九五七年六月第一版



## 登池上楼

谢灵运

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

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幽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第 235—236 页〕

子。”是造反的檄文。〔1〕

---

〔1〕 谢灵运在刘宋朝先做太子左卫率（太子手下属官），后做侍中，只作为文学侍从，不做大官。后出外做临川（在江西）内史（地方长官），游山玩水，被弹劾，朝廷派人去逮捕，他拘执去逮捕的人，起兵反叛，作“韩亡子房奋”的诗。朝廷派兵把他捉住，流放广州，在广州被杀。

# 读《初唐四杰集》批语

初唐四杰集

〔清〕项家达 编

丛雅居重刊星渚项氏本





## 秋日楚州郝司户宅 饯崔使君序

是去交趾（安南）路上作的，地在淮南，或是寿州，或是江都。时在上元二年，勃年应有二十三岁了。他到南昌作《滕王阁诗序》说，“等终军之弱冠”。弱冠，据《曲礼》，是二十岁〔1〕。勃死于去交趾路上的海中，《旧唐书》说年二十八，《新唐书》说二十

上元二载，高旻八月。人多汴北，地实淮南。海气近而苍山阴，天光秋而白云晚。川涂所亘，郢路极于崕潼；风壤所交，荆门泊于吴越。凭胜地，列雄州，城池当要害之冲，寮案尽鸛鸾之选。昌亭旅食，悲下走之穷愁；山曲淹留，属群公之宴喜。披鹤雾，陟龙门。故人握手，新知满目。钦崔公之盛德，果遇攀轮；慕郝氏之高风，还逢解榻。接衣簪于座右，驻旌棨于城隅。临风云而解带，眄江山以挥涕。岩楹左峙，俯映玄潭；野径斜开，傍连翠渚。青萍布叶，乱荷芰而动秋风；朱草垂荣，杂芝兰而涵晚液。舫仙舟于

〔1〕 此处手稿为“二十四岁”。

九〔1〕，在淮南、南昌作序时，应是二十四、五、六。《王子安集》百分之九十的诗文，都是在北方——绛州、长安、四川之梓州一带、河南之虢州作的。在南方作的只有少数几首，淮南、南昌、广州三地而已。广州较多，亦只数首。交趾一首也无，可见他并未到达交趾就翻船死在海里了。有人根据《唐摭

石岸，荐绮席于沙场。宾友盛而芳樽满，林塘清而上筵肃。琴歌迭起，俎豆骈罗。烟霞充耳目之玩，鱼鸟尽江湖之赏。情盘乐极，日暮途遥。思染翰以凌云，愿麾戈以留景。嗟乎！素交为重，觉老幼之同归；朱绂悦来，岂荣枯之足道。且欣风物，共悦濠梁。齐天地于一指，混飞沉于一贯。嗟乎！此欢难再，殷勤北海之筵；相见何期，惆怅南溟之路。请扬文笔，共记良游。人赋一言，俱成四韵云尔。〔《王子安集》卷七〕

〔1〕王勃《〈春思赋〉序》说：“咸亨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杨炯《〈王子安集〉序》说：王勃先谢，“春秋二十八，皇唐上元三年秋八月”。据此，王勃卒年为二十七岁（650—676）。

言》、《太平广记》二书断定：在南昌作序时年十三岁，或十四岁。据他做过沛王李贤的幕僚，官“修撰”，被高宗李治勒令驱逐，因为他为诸王斗鸡写了一篇檄英王鸡的文章。在虢州时，因犯法，被判死，遇赦得免。这个人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

外，还有牢愁满腹一方。杜甫说，“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是说得对的。为文尚骈，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七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有少数。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1〕的哲学（主观唯心

---

〔1〕 此处手稿为“王逸”。

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1〕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2〕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

---

〔1〕 此处手稿为“王逸”。

〔2〕 此处手稿为“夏淳融”。

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许多的发明创造。我们近来全民性的四化运动（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

化),充分地证明我的这个论断。由王勃在南昌时年龄的争论,想及一大堆,实在是想把这一大堆吐出来。一九五八年党大会上我曾吐了一次,现在又想吐,将来还要吐。〔1〕

---

〔1〕这篇批语末尾略有删节。





# 读《甲乙集》批语

甲 乙 集

〔唐〕罗 隐 著

上海涵芬楼据宋刊本影印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17

★ 藏书 ★

读《甲乙集》批语

## 偶 题

十上不中  
第〔1〕

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  
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卷八第9页〕

---

〔1〕 唐代文学家罗隐，曾十举进士不中第。



# 读《注释唐诗三百首》批语

注释唐诗三百首

〔清〕蘅塘退士编

中华书局印行





## 琵琶行并序

白居易

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sup>〔1〕</sup>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

元和十年，余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余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卷二 七言古诗 第15—16页〕

---

〔1〕《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又：“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 将进酒

李白

好诗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卷二 七言古诗 第22页〕

## 杜少府之任蜀川

王勃

好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卷三 五言律诗 第1页〕

## 早寒有怀

孟浩然

略好

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我家襄水曲，遥隔楚云端。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  
〔卷三 五言律诗 第8页〕

## 淮上喜会梁州故人

韦应物

好

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欢笑情如旧，萧疏发已斑。何因不归去，淮上对秋山。  
〔卷三 五言律诗 第10页〕

## 蜀先主庙

刘禹锡

略好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像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  
〔卷三 五言律诗 第11页〕

# 读范仲淹词二首批语



## 苏 幕 遮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意，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 渔 家 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

江青看后，给李  
讷看一看。

一九五七年

八月一日



# 读《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批语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

龙榆生 编选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版



## 江城子

咏史

纳兰性德

巫嵩之类

湿云全压数峰低，影凄迷，望中疑。非雾非烟神女欲来时。若问生涯原是梦，除梦里，没人知。〔第70页〕

## 蝶恋花

出塞

纳兰性德

看出兴亡

今古河山无定据，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榆园本“据”作“数”，下阕首句作“幽怨从前何处诉？”）〔第72页〕

悼亡

## 菩萨蛮四首

纳兰性德

问君何事轻离别？一年能几团圆月？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春归归不得，两桨松花隔。旧梦逐寒潮，啼鹃恨未消。〔第74页〕

催花未歇花奴鼓，酒醒已见残红舞。不忍覆馀觞，临风泪数行。粉香看欲别，空剩当时月。月也异当时，凄清照鬓丝。〔第74页〕

晶帘一片伤心白，云鬟香雾成遥隔。无语问添衣，桐阴月已西。西风鸣络纬，不许愁人睡。只是去年秋，如何泪欲流？〔第74页〕

乌丝画作回纹纸，香煤暗蚀藏头字。箏雁十三双，输他作一行。相看仍似客，但道休相忆。索性不还家，落残红杏花。〔第74页〕

## 清 平 乐

纳兰性德

赠女友

风鬟雨鬓，偏是来无准。倦倚玉阑看月晕，容易语低香近。软风吹遍窗纱，心期便隔天涯。从此伤春伤别，黄昏只对梨花！〔第74—75页〕

## 临 江 仙

寒 柳

纳兰性德

悼亡

飞絮飞花何处是？层冰积雪催残。疏疏一树五更寒。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最是繁丝摇落后，转教人忆春山。湔裙梦断续应难。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第75页〕





# 读《历代诗话》批语

历代诗话

[清]吴景旭著

嘉业堂校刊



## 此说亦迂

如《乌江亭》云：“胜败兵家未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余以牧之数诗，俱用翻案法，跌入一层，正意益醒。谢叠山所谓“死中求活”也。《渔隐丛话》云：“牧之题咏，好异于人。如《赤壁》、《四皓》，皆反说其事。至《题乌江》，则好异而叛于理。项氏以八千渡江无一还者，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呜呼，此岂深于诗者哉？〔话五十二庚集七〕



# 读《分甘余话》批语

分甘余话

〔清〕王士禛撰



动辄余门人，好为人师，何其丑也。

余门人朱书，字绿，宿松人。攻苦力学，独为古文。癸未登第，改翰林庶吉士，未授职卒。尝为余作《御书堂记》二篇，录之以存。其人，今文士中不易得也。〔卷四第1页〕





# 读《明人百家小说》批语

明人百家小说

〔明〕沈廷松编

万历元年刊



## 德必有位

可疑

明王既嗣王位，久之，嫡母生男，至周晬时，英王巡边在外，家事先决于嗣王。有司以周晬礼请，乃命以世子例行之。有司以王故，难之。王曰：“何疑乎？初以嫡嗣未生，故我权在此位。今既生矣，待长复辟何难？”曰：“此事前古多危，请慎思之。”王曰：“顺义行之，安危何足虑也！”卒以世子例行之。期年而嫡嗣歿，王甚哀之。君子谓明王诚心不顾于安危，让德克光于今古。传曰：有德者必有其位，其斯之谓欤。〔黎澄《南翁梦录》第5页〕

## 记 学

劣语

马实曰：“幸生圣明之世，免砖瓦之资。托为丈夫，当建名千载，不可

为空生徒死之物，秽天地之间。”

无所谓

孔子曰：“可以与人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其身体不足观也，其勇力不足惮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闻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夫学之谓也。”〔方大镇《田居乙记》第1页〕

其实二者都  
无用

枚皋文章疾敏，长卿制作淹通，皆尽一时之誉。而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杨子云曰：“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庙廊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方大镇《田居乙记》第2—3页〕

此法好。然  
苏是个唯心主义  
者。

有人问苏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学乎？”曰：“可。吾读《汉书》，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博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参伍错综，八面受敌，沛然应之而莫御焉。”〔方大镇《田居乙记》第3页〕

## 记 仕

有理

魏公子牟东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将去冉之山东矣，独无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几忘语君。君知夫官不与势期而势自至乎？势不与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乎？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乎？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与亡期而亡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此有唯物论  
思想

魏文侯使西门豹往治邺，告之曰：“子往矣。是无邑不有贤豪辩博者也，无邑不有好扬人之恶、蔽人之善者也。往必问贤豪者因而亲之，其辩博者因而师之；问其好扬人之善、蔽人之恶者因而察之，不可特闻从事。夫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孙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仆闻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

很难做到

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归之。”孙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薄；可以免于患乎？”狐丘丈人曰：“免矣。”〔方大镇《田居乙记》第3—4页〕

# 读《智囊》批语

智 囊

〔明〕冯梦龙编





## 朱 博

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为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数百人遮道自言，官寺尽满。从事白请且留此县，录见诸自言者，事毕乃发，欲以观试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驾。既白驾办，博出就车，见自言者，使从事明敕，告吏民：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使者行部，还诣治所；其民为吏所冤及言盗贼辞讼事，各使属其部从事。博驻车决遣，四五百人皆罢去如神。吏民大惊，不意博应事变乃至于此。后博徐问，果老从事教民聚会。博杀此吏。

此吏亦可不杀，教以改过，调改他职可也。

博为左冯翊，有长陵大姓尚方禁，少时尝盗人妻，见斫，创著其颊。府功曹受赂，白除禁，调守尉。博闻知，以他事召见，视其面，果有瘢。博辟

### 使人改过自效

左右问禁，是何等创也。禁自知情得，叩头服状。博笑曰：“大丈夫固时有是。冯翊欲洒卿耻，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惧，对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语，有便宜辄记言，因亲信之，以为耳目。禁晨夜发起部中盗贼及他伏奸，有功效，博擢禁连守县令。久之，召见功曹，闭阁，数责以禁等事，与笔札，使自记，积受一钱以上，无得有匿，欺谩半言，断头矣。功曹惶怖，且自疏奸赃，大小不敢隐。博知其实，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拔刀使削所记，遣出就职。功曹后常战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卷三《上智部·通简》第9—10页〕

## 韩 裒

周文帝宇文泰时，韩裒为北雍州刺史。州多盗，裒至，密访之，并州中豪右也。裒阳不知，并加礼遇，谓曰：“刺史书生，安知督盗？所赖卿等共分其忧耳。”乃悉召桀黠少年，尽署主帅，

使人改过

与分地界，盗发不获，即以故纵论。于是诸被署者，皆惶惧首伏，曰：前盗实某某。具列姓名。哀因取名簿藏之，榜州门曰：“凡盗可急来首，尽今月不首者，显戮之，籍其妻子以赏前首者。”于是，旬月间盗悉出首。哀取簿质对，不爽，并原其罪，许自新。由是群盗屏息。〔卷三《上智部·通简》第11页〕

## 程 明 道

劳动改造

明道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类，得数十人，不复根治旧恶，分地而处之，使以挽舟为业，且察为恶者。自是境无焚舟之患。〔卷三《上智部·通简》第11页〕

## 朱 胜 非

此南宋事

苗、刘之乱，勤王兵向阙。朱忠靖胜非从中调护，六龙反正。有诏以二凶为淮南两路制置使，令将部曲之任。

时朝廷幸其速去，其党张达为画计，使请铁券。既朝辞，遂造堂袖札以恳。忠靖顾吏取笔，判奏行给赐，令所属检详故事，如法制造，二凶大喜。明日将朝，郎官傅宿扣漏院白急事，速命延入。宿曰：“昨得堂帖，给赐二将铁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顾执政秉烛同阅。忽顾问曰：“检详故事，曾检得否？”曰：“无可检。”又问：“如法制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给乎？”执政皆笑，宿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卷四《上智部·迎刃》第13—14页〕

## 徐 阶

世庙时，倭蹂东南，抚按亟告急请兵。职方郎谓兵发而倭已去，谁任其咎。尚书惑之。相阶持不可，则以羸卒三千往。阶争之曰：“江南腹心地，捐以共贼久矣。部臣于千里外，何以遥度贼之必去，又度其去而必不来，而

阻援兵不发也？夫发兵者，但计当与不当耳。不当发，则毋论精弱皆不发，以省费。当发，则必发精者，以取胜，而奈何用虚文涂耳目，置此三千羸卒与数万金之费，以喂贼耶？”尚书惧，乃发精卒六千，俾偏将军许国、李逢时将焉。国已老，逢时敢深入而疏。骤击倭，胜之。前遇伏，溃。当事者以发兵为阶咎。阶复疏云：“法当责将校战而守令守，今将校一不利，辄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溃矣，将校复坐死，而守令仅左降，此何以劝怨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为兵者一，而为民者百，奈何以战守并责将校也？夫守令勤，则粮餉必不乏；守令果，则探哨必不误；守令警，则奸细必不容；守令仁，则乡兵必为用。臣以为重责守令可也。”

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党政军民统一于党委。

汉法之善，民即兵，守令即将，故郡国自能制寇。唐之府兵，犹有井田之遗法。自张说变为弘骑，而兵农始分。流为藩镇，有将校而无守令矣。迄宋以来，无

事则专责守令，而将校不讲韬铃之术；有事则专责将校，而守令不参帷幄之筹。是战与守两俱虚也。徐文贞此议，深究季世塌冗之弊。〔卷八下《明智部·经务》第21—23页〕

## 崔 思 竞

崔思竞，则天朝或告其再从兄宣谋反，付御史张行岌按之。告者先诱藏宣妾，而云妾将发其谋。宣乃杀之，投尸洛水。行岌按略无状，则天怒，令重按，奏如初。则天怒曰：“崔宣若实曾杀妾，反状自明矣。不获妾，如何自雪？”行岌惧，逼思竞访妾。思竞乃于中桥南北多置钱帛，募匿妾者，数日略无所闻。而其家每窃议事，则告者辄知之。思竞揣家中有同谋者，乃佯谓宣妻曰：“须绢三百匹，雇刺客杀告者。”而侵晨伏于台前。宣家有馆客姓舒，婺州人，为宣家服役，宣委之同于子弟。须臾见其人至台，赂阍人

以通于告者。告者遂称崔家欲刺我。思竟要馆客于天津桥，骂曰：“无赖险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谋，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遗汝五百缗，归乡，足成百年之业。不然，亦杀汝必矣！”其人悔谢，乃引至告者之家，搜获其妾，宣乃得免。

未必

一个馆客尚然，彼食客三千者，何如哉！虽然，鸡鸣狗盗，因时效用则有之，皆非甘为服役者也，故相士以廉耻为重。〔卷九《察智部·得情》第1—2页〕

## 孔 镛

广西早已植  
麦

镛曰：“我馁矣，可具食。”众杀牛马，为麦饭以进。镛饱啖之，贼皆惊服。〔卷十二《胆智部·识断》第10页〕

## 陆 文 裕

封建主义

自学官多假借，而贱妨贵、



仆抗主者，纷纷矣。得陆公一扩清，大是快事。〔卷十二《胆智部·识断》第12页〕

### 吾见其人矣

冯子曰：“成大事者争百年，不争一息。然而一息固百年之始也。夫事变之会，如火如风，愚者犯焉，稍觉，则去而违之，贺不害斯已矣。今有道于此，能返风而灭火，则虽拔木燎原，适足以试其伎而不惊。尝试譬之足力，一里之程，必有先至，所争逾刻耳；累之而十里百里，则其为刻弥多矣；又况乎智之迟疾，相去不啻千万里者乎！军志有之：兵闻拙速，未闻巧之久。夫速而无巧者，必久而愈拙者也。今有径尺之樽，置诸通衢，先至者得醉，继至者得尝，最后至则干唇而返矣。叶叶而摘之，穷日不能髡一树；秋风下霜，一夕零落。此言造化之捷也。人若是其捷也，其灵万变，而不穷于应卒，此惟敏悟者庶几焉。呜呼！事变之不能停而俟我也，审矣。天下亦乌有智而不捷、不捷而智者哉！”〔卷十三《捷智部·总叙》第1页〕

## 王 羲 之

此事似误，  
待查。〔1〕

王右军幼时，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逆节事，都忘右军在帐中。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剔吐污头面被褥，诈熟眠。敦论事半，方悟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纵横，信其实熟眠，由是得全。〔卷十三《捷智部·灵变》第4—5页〕

## 周 文 襄

一云：己巳之变，议者请烧通州仓以绝虏望。于肃愍曰：“国之命脉，民之膏脂，奈何不惜！”传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数日粟

---

〔1〕 此事见《世说新语·假譎》，刘孝标注：“按诸书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谬。”《晋书·王允之传》里记载这件事。

赍盗粮亦何所不可，地不能毁，民不能迁，皆赍盗粮也。

尽入城。……自古攻守之策，未有不以食为本者，要在敌未至而预图耳。若搬运不及，则焚弃亦是一策。古名将亦往往有之，决不可赍盗粮也。〔卷十三《捷智部·灵变》第22页〕

## 张 愷

张愷，鄞县人。宣德三年，以监生为江陵令。时征交趾大军过，总督日晡立取火炉及架数百。愷即命木工以方漆桌锯半脚，凿其中，以铁锅实之。已又取马槽千余，即取针工各户妇人，以棉布缝成槽，槽口缀以绳，用木桩张其四角，饲马食过便收卷，前路足用，遂以为法。

后周文襄荐为工部主事，督运大得其力。嗟乎！此监生也，用人可以资格限乎？〔卷十四《捷智部·应卒》第4—5页〕

小知识分子  
有用

## 尹见心

尹见心为知县。县近河，河中有一树，从水中生有年矣，屡屡坏人舟。见心命去之。民曰：“根在水中甚固，不得去。”见心遣能入水者一人，往量其长短若干。为一杉木大桶，较木稍长，空其两头，从树杪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尽涸其水，使人入而锯之，木遂断。〔卷十五《捷智部·敏悟》第5页〕

此即造桥柱  
新法

## 杨一清 张永

杨文襄一清与内臣张永同提兵讨安化王。杨在军中，语及逆瑾事，因以危言动永。即于袖中出二疏，一言平贼事，一言内变事，嘱永曰：“公班师入京见上，先进宁夏疏，上必就公问，公诡言请屏人语，乃进内变疏。”永曰：“即不济，奈何？”公曰：“他人言，济不济未可知；公言，必济。顾

武宗时事

公言时，须有端绪。万一不信公，公可顿首请上即时召瑾，没其兵器，劝上登城验之。‘若无反状，杀奴喂狗。’又顿首哭泣。上必大怒瑾。瑾诛，公大用，尽矫其所为。吕强、张承业与公，千载三人耳！但须得请即行事，勿缓顷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余年报主乎！”已而永入见，如公策，事果济。〔卷十六《术智部·委蛇》第6页〕

## 李 允 则

调查研究，  
平等待人。

按：（刺史）允则不事威仪，间或步出，遇民有可语者，延坐与语，以此洞知人情。子犹曰：即此便是舜之大智。今人以矜慢为威严，以刚愎为任断；千金在握而不能摄一谋臣，百万在籍而不能得一死士；无事而猴冠，有事则鼠窜。从自及矣，尚何言乎？〔卷十七《术智部·谕数》第13页〕

## 子 贡

什么圣贤门风，儒术伪耳。孟轲、韩非、叔孙通辈，都是纵横家。

……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直是纵横之祖，全不似圣贤门风。〔卷十九《语智部·辩才》第5页〕

## 孙 臆

孙子同齐使之齐，客田忌所。忌数与齐诸公子逐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乃谓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胜。”忌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五千金。

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

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

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

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

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宋高宗问吴璘以胜敌之术，璘曰：“弱者出战，强者继之。”高宗亦曰：“此孙臆驷马之法。”

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臆，臆以刑余辞。乃将田忌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田忌欲引兵救赵，孙子曰：“夫解纷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戟。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尽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困，而收敝于魏也。”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第1—2页〕

## 赵 奢

秦伐韩，军于阏与。赵王……乃

老师坚城之下，又不意赵救，此秦之所以败也。

遣奢将而往。去邯郸三十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军武安西，鼓噪勒兵，屋瓦皆振。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斩之。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秦间来入，奢善食而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阨与非赵地也。”奢既遣秦间，乃卷甲而趣之，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阨与五十里而军。军垒成，秦人闻之，悉甲而至。军士许历请以军事谏，奢曰：“内之。”许历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奢许诺。许历请就诛，奢曰：“胥后令，至邯郸。”历复请谏，曰：“先据北山者胜，后至者败。”奢许诺，即发万人趋之。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军，遂解阨与之围。〔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第2—3页〕



## 赵威后

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书未发，威后问使者曰：“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者不悦，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问王而先问岁问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威后曰：“不然。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有舍本而问末者耶？”乃进而问之曰：“齐有处士钟离子无恙耶？是其为人也，有粮者亦食，无粮者亦食；有衣者亦衣，无衣者亦衣，是助王养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叶阳子无恙乎？是其为人，哀鰥寡，恤孤独，振困穷，补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撤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不业、一女不朝，何以王齐国、子万民乎？于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

不应在杀例

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卷二十五《闺智部·贤哲》第1页〕

## 李 畬 母

李畬应自科  
罪

监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贞洁。畬请禄米送至宅，母遣量之，剩三石。问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概。”又问脚钱几，又曰：“御史例不还脚车钱。”母怒，令送所剩米及脚钱以责畬。畬乃追仓官科罪，诸御史皆有惭色。〔卷二十五《闺智部·贤哲》第7页〕

## 嬰 母 陵 母

东阳少年起兵，欲立令史陈嬰为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封侯，不成，非世所指名也。”嬰乃推项梁。

王陵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愿为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毋以老妾

故持二心。”遂伏剑而死。

废话

嬰母知废，胜于陈涉、吴广、田横、英布、陈豨诸人。陵母知兴，胜于亚父、蒯通、贯高诸人。  
〔卷二十五《国智部·贤哲》第9页〕

# 读《绘图增像西游记》批语

绘图增像西游记

〔明〕吴承恩著

光绪辛卯上海广百宋斋校印



只因做得多，所以分配应当多，多劳应当多得。反过来，只因吃得多，所以才有可能做得多。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

高老道：“我老拙不幸不曾有子，止生三个女儿。……止有小的想要招个养老女婿，不期三年前有一个汉子，模样儿倒也精致，他说是福陵山上人家，姓猪，愿与人家做个女婿，我老拙就招了他，一进门时倒也勤谨，谁知他会变嘴脸。”行者道：“怎样变？”高老道：“初来时是一条黑胖汉，后来就变做一个长嘴、大耳朵的呆子，脑后又有三溜鬃毛，就像个猪的模样。食肠却又甚大，喜得还吃斋素，若再吃荤酒，老拙这些家产几时早也罄净。”三藏道：“只因他做得，所以吃得。”高老道：“吃还是小事，他如今又会弄风，云来雾去，走石飞沙，唬得我一家并邻舍俱不得安生。又把那小女关在后宅子里，半年也不得见面，更不知死活如何。因此知他是个妖怪，要请个法师退他。”〔第十八回《观音院唐僧脱难，高老庄行者降魔》第2页〕

大圣分付众猴，把那山上的碎石头搬将起来堆着。教小的们都往洞内藏躲，让老孙作法。那大圣上山看处，只见那南半边鼓响锣鸣，闪出有千余人马，都架着鹰犬，持着刀枪，奔上他的山来。大圣心中大怒，即捻诀念咒，往那巽地上吸了一口气，吹将去，便是一阵狂风。那碎石乘风乱飞乱舞，可怜把那些人马一个个打得血染尸横。大圣鼓掌大笑道：“快活！快活！自从归顺唐僧，他每每劝我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性命。”遂叫众猴出来，把那死人衣服剥来穿着，马皮剥来做靴，弓箭枪刀拿来操演武艺，将那杂色旗号拆洗，总斗做一面彩旗，上写着“重修花果山，复整水帘洞，齐天大圣”十四字。竖起杆，逐日招魔聚怪，积草屯粮。他的人情又大，手段又高，便去四海龙王借些甘霖仙水，

“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

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把山清青了。仍栽花种树，逍遥自在，乐业安居不题。〔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第1页〕





# 读《聊斋志异》批语

聊斋志异

〔清〕蒲松龄著

文学古籍刊行社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版



## 马介甫

杨万石，大名诸生也。生平有季常之惧。妻尹氏，奇悍。少违之，辄以鞭挞从事。……兄弟候试郡中，见一少年，容服都雅。与语，悦之。询其姓字，自云：“介甫，姓马。”由此交日密，焚香为昆季之盟。既别，约半载，马忽携僮仆过杨。……（杨）妾王，体妊五月，妇始知之，褫衣惨掠。已，乃唤万石跪受巾帽，操鞭逐出。……妇亦随出，叉手顿足，观者填溢。马指妇叱曰：“去，去！”妇即反奔，若被鬼逐。裤履俱脱，足缠紫绕于道上，徒跣而归，面色灰死。……益羞怒，遍挞奴婢。呼妾，妾创剧不能起。妇以为伪，就榻撈之，崩注堕胎。……妇在闺房，恨夫不归，方大恚忿；闻橐扉声，……有巨人入，影蔽一室，狰

个性斗争，  
此妇虽坏，然是  
突出典型。

狞如鬼。……巨人乃以利刃画妇心而数之曰：“如某事，谓可杀否？”即一画。凡一切凶悍之事，责数殆尽，刀画肤革，不啻数十。……妇叩头乞命，但言知悔。俄闻中门启闭，曰：“杨万石来矣。既已悔过，姑留余生。”纷然尽散。无何，万石入，见妇赤身捆绑，心头刀痕，纵横不可数。……由是妇威渐敛，经数月不敢出一恶语。马大喜，告万石曰：“实告君，幸勿宣泄，前以小术惧之。既得好合，请暂别也。”遂去。……妇一夜忆巨人状，瑟缩摇战。万石思媚妇意，微露其假。妇遽起，苦致穷诘。万石自觉失言，而不可悔，遂实告之。妇勃然大骂。……妇曰：“欲得我恕，须以刀画汝心头如干数，此恨始消。”乃起捉厨刀。万石大惧而奔，妇逐之。犬吠鸡腾，家人尽起。……一日，马忽至。……妇益恚，顾寻刀杖，万石惧而却步。马唾之曰：“兄真不可教也已！”遂开筐，出刀圭药，合水授万石饮，曰：“此丈夫再造散。……”饮下，少顷，万石觉

忿气填胸，如烈焰冲烧，刻不容忍。直抵闺闼，叫喊雷动。妇未及诘，万石以足腾起，妇颠去尺有咫。即复握石成拳，擂击无算。妇体几无完肤，嘲啻犹置。万石于腰中出佩刀。妇骂曰：“出刀子，敢杀我耶！”万石不语，割股上肉，大如掌，掷地下。方欲再割，妇哀鸣乞恕。万石不听，又割之。家人见万石凶狂，相集死力掖出。……少间，药力渐消，嗒焉若丧。……月余，妇起，宾事良人。久觉黔驴无技，渐狎，渐嘲，渐骂；居无何，旧态全作矣。〔第485—492页〕

## 白 莲 教

表现作者的封建主义，然亦对农民有些同情。

白莲盗首徐鸿儒，得左道之书，能役鬼神。小试之，观者尽骇，走门下者如鹜。于是阴怀不轨。因出一镜，言能鉴人终身。悬于庭，令人自照，或襤头，或纱帽，绣衣貂蝉，现形不一，人益怪愕。由是道路遥播，踵门求鉴者，挥汗相属。徐乃宣言：“凡镜中文

武贵官，皆如来佛注定龙华会中人，各宜努力，勿得退缩。”因亦对众自照，则冕旒龙袞，俨然王者。众相视而惊，大众齐伏。徐乃建旗秉钺，罔不欢跃相从，冀符所照。不数月，聚党以万计，滕、峰一带，望风而靡。后大兵进剿，有彭都司者，长山人，艺勇绝伦。寇出二垂髻女与战，女俱双刃，利如霜，骑大马，喷嘶甚怒，飘忽盘旋，自晨达暮，彼不能伤彭，彭亦不能捷也。如此三日，彭觉筋力俱竭，哮喘而卒。殆鸿儒既诛，捉贼党械问之，始知刃乃木刀，骑乃木凳也。假兵马死真将军，亦奇矣。〔第 519—520 页〕

## 小 谢

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

渭南姜部郎第，多鬼魅，常惑人，因徙去。留苍头门之而死，数易皆死，遂废之。里有陶生望三者，夙倜傥，好狎妓，酒阑辄去之。友人故使妓奔就之，亦笑内不拒，而实终夜无所沾染。

平等的。〔1〕

……茅屋数椽，溽暑不堪其热，因请部郎假废第。……诺之，生往除厅事。薄暮，……仰卧榻上，……见二女自房中出，……一约二十，一可十七八，并皆姝丽。……日渐稔，接坐倾语，审其姓名。长者云：“妾秋容，乔氏；彼阮家小谢也。”……一日，录书未卒业而出，返则小谢伏案头，操管代录。见生，掷笔睨笑。近视之，虽劣不成书，而行列疏整。生赞曰：“卿雅人也，苟乐此，仆教卿为之。”乃拥诸怀，把腕而教之画。秋容自外入，色乍变，意似妒。……生喻其意，伪为不觉者，遂抱而授以笔，曰：“我视卿能此否？”作数字而起，曰：“秋娘大好笔力！”秋容乃喜。生于是折两纸为范，俾共临摹。……仿毕，祇立几前，听生月旦。……二女由此师事生，……与生竞读，常至终夜。……一日，生将赴试，二

---

〔1〕“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当指二女的由鬼变成人，由害人的鬼变成爱人的人，由无知愚昧变成竞读终夜，由被拘囚到得释放。“人与人的关系”指陶生与二女鬼的关系是“民主的和平等的”。



女涕泪相别。……先是，生好以诗词讥切时事，获罪于邑贵介，日思中伤之。阴赂学使，诬以行简，淹禁狱中。……忽一人飘忽而入，则秋容也，以饌具馈生。……忽小谢至，怆惋欲绝，言：“秋容归，经由城隍祠，被西廊黑判强摄去，逼充御媵。秋容不屈，今亦幽囚……”……部院……提生面鞫，……悟其冤，释之。……更阑，小谢始至，惨然曰：“……秋容久锢，妾以状投城隍，又被按阁，不得入，且复奈何？”……不觉四漏将残，秋容飘然忽至。两人惊喜，急问。秋容泣下曰：“今为郎万苦矣！判日以刀杖相逼，今夕忽放妾归，曰：‘我无他，原以爱故；既不愿，固亦不曾污玷。烦告陶秋曹，勿见谴责。’”生闻少欢。……会一道士途遇生，……因书二符付生，曰：“归授两鬼，任其福命：如闻门外有哭女者，吞符急出，先到者可活。”生拜受，归嘱二女。后月余，果闻有哭女者。……秋容直出，入棺而没；……俄闻棺中有声，息肩发验，女已顿苏。

……忽开目问陶生。郝氏研诘之，答云：“我非汝女也。”遂以情告。……忽闻呜呜然鬼泣，则小谢哭于暗隙。……秋容曰：“道士，仙人也。再往求，倘得怜救。”……一日晨兴，有少女褰帟入，明眸皓齿，光艳照人。……小谢至，女遽起迎抱之，翕然合为一体，仆地而僵。道士自室中出，拱手径去。拜而送之。及返，则女已苏。〔第526—534页〕

## 细 侯

资本主义萌芽

……细侯曰：“妾归君后，当长相守，勿复设帐为也。四十亩聊足自给，十亩可以种黍，织五匹绢，纳太平之税有余矣。闭户相对，君读妾织，暇则诗酒可遣，千户侯何足贵。”〔第544—545页〕



# 读《李氏文集》批语

李氏文集

[明] 李贽著



在一定条件  
下

……以善下不争为百谷之王，以好战为乐杀人，以用兵为不得已，以胜为不美，以退为进，以败为功，以福为祸，以得为失，以无知为知，无欲为欲，无名为名。孰谓无为不足以治天下乎？世固未知无为之有益也。  
〔卷十第8页〕

身教亦未必  
皆相与遵守，言  
教只要是真理，  
亦未〔1〕必没有  
人奉行。

自公倡道以来，谁是接公道柄者乎？他处我不知，新邑是谁继公之真脉者乎？面从而背违，身教自相与遵守，言教则半句不曾奉行之矣。以故我绝不欲与此间人相接，他亦自不与我接。何者？我无可趋之势故耳。〔卷三第16页〕

〔1〕 此处手稿缺“未”字。



# 读《古文辞类纂》批语

古文辞类纂

〔清〕姚鼐编选

同治己巳孟冬

江苏书局重刊





在献帝以前

似是而非。  
汉献、唐昭时，政  
在权臣，非傀儡  
皇帝之罪。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咸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谓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论辨类，欧阳永叔《朋党论》〕

错在倾巢而出。若一二十万人更番迭试，胜则进，败则止，未必不可为。

前世为人君者，力拒群议，专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于祸败者多矣，不可以遍举，请试举其一二：昔秦苻坚地大兵强，有众九十六万，号称百万，蔑视东晋，指为一隅，谓可直以气吞之耳。然而举国之人，皆言晋不可伐，更进互说者不可胜数，其所陈天时人事，坚随以强辨折之，忠言谏论，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听；太子宏、少子诜，至亲之言也，不听；沙门道安，坚平生所信重者也，数为之言，不听。惟听信一将军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内断神谋足矣，不烦广询朝臣以乱圣虑。”坚大喜曰：“与吾共定天下者惟卿尔！”于是决意不疑，遂大举南伐。兵至寿春，晋以数千人击之，大败而归。北至洛阳，九十六万兵亡其八十六万，坚自此兵威沮丧，不复能振，遂至于乱亡。近五代时，后唐清泰帝患晋祖之镇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议欲徙之于郢州。举朝之士皆谏以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

不徙石敬瑭，没有薛文遇，照样亡国，不过时间先后耳。

汉元帝语，也是一句空话。<sup>〔1〕</sup>

与谋枢密直学士薛文遇，问之以决可否。文遇对曰：“臣闻作舍道边，三年不成，此事断在陛下，何必更问群臣？”帝大喜曰：“术者言我今年当得一贤佐助我中兴，卿其是乎？”即时命学士草制，徙晋祖于郢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后六日而晋祖反书至，清泰帝忧惧不知所为，谓李崧曰：“我适见薛文遇，为之肉颤，欲自抽刀刺之。”崧对曰：“事已至此，悔无及矣。”但君臣相顾，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群议专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祸败乱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坚欲与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为贤佐，助我中兴，可谓临乱之君，各贤其臣者也。或有诘予曰：然则用人者不可专信乎？应之曰：齐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诸葛亮，可谓专而信矣，不闻举齐、蜀之臣民非之也。盖其令出而举国之臣民从，事行而举国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专任而不贰也。使令出而两

〔1〕指“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一语。

国之人不从，事行而两国之人不便，则彼二君者，其肯专任而信之以失众心而敛国怨乎？〔论辩类，欧阳永叔《为君难论》上〕

呜呼！用人之难难矣，未若听言之难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辩纵横而可喜，忠言质朴而多讷，此非听言之难，在听者之明暗也；谀言顺意而易悦，直言逆耳而触怒，此非听言之难，在听者之贤愚也：是皆未足为难也。若听其言则可用，然用之有辄败人之事者；听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后为听言之难也。请试举其一二：战国时赵将有赵括者，善言兵，自谓天下莫能当。其父奢，赵之名将，老于用兵者也，每与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终不以括为能也，叹曰：“赵若以括为将，必败赵事。”其后奢死，赵遂以括为将。其母自见赵王，亦言括不可用。赵王不听，使括将而攻秦，括为秦军射死，赵兵大败，降秦者四十万人，坑于长平。盖

当时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败者也。此听其言可用，用之辄败人事者，赵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问其将李信：“用兵几何？”信方年少而勇，对曰：“不过二十万足矣。”始皇大喜。又以问老将王翦，翦曰：“非六十万不可。”始皇不悦曰：“将军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为可用，即与兵二十万，使伐荆。王翦遂谢病，退老于频阳。已而信大为荆人所败，亡七都尉而还。始皇大惭，自驾如频阳谢翦，因强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万不可。”于是卒与六十万而往，遂以灭荆。夫初听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听计于人者宜如何？听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辄败事；听其言若不可用，舍之宜矣，然必如其说则成功：此所以为难也。予又以谓秦赵二主，非徒失于听言，亦由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此其所以败也。大抵新进之士喜勇锐，老

看什么新  
进。起、翦、颇、  
牧〔1〕其始皆新

〔1〕指战国时秦将白起、王翦，赵将廉颇、李牧。

进也。周瑜、诸葛、郭嘉、贾诩，非皆少年新进乎？

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听勇锐之语则易合，闻持重之言则难入也。若赵括者，则又有说焉。予略考《史记》所书，是时赵方遣廉颇攻秦。颇，赵名将也。秦人畏颇而知括虚言易与也，因行反间于赵曰：“秦人所畏者赵括也，若赵以为将，则秦惧矣。”赵王不悟反间也，遂起括为将以代颇。蔺相如力谏以为不可，赵王不听，遂至于败。由是言之，括虚谈无实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赵之诸臣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敌国亦知之，独其主不悟尔。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独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祸乱败亡由此者，不可胜数也。〔论辩类，欧阳永叔《为君难论》下〕

成、康歿而民生不见先王之治，日入于乱，以至于秦，尽除前圣数千载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归于汉。汉之为汉，更二十四君，东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



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闻虽美矣，而当世之法度亦不能放于三代。汉亡，而强者遂分天下之地。晋与隋虽能合天下于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为不足议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法莫尽于太宗之为君也。诎己从谏，仁心爱人，可谓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卫任兵，以职事任官，以材能任职，以兴义任俗，以尊本任众，赋役有定制，兵农有定业，官无虚名，职无废事，人习于善行，离于末作，使之操于上者要而不烦，取于下者寡而易供，民有农之实而兵之备存，有兵之名而农之利在，事之分有归，而禄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遗，而治之体相承，其廉耻日以笃，其田野日以辟，以其法修则安且治，废则危且乱，可谓有天下之材。行之数岁，粟米之贱，斗至数钱。居者有余蓄，行者有余资。人人自厚，几致刑措，可谓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



此文什么也没有说

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与先王并者，法度之行，拟之先王未备也。礼乐之具，田畴之制，庠序之教，拟之先王未备也。躬亲行陈之间，战必胜，攻必克，天下莫不以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万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从，天下莫不以为盛，而非先王之所务也。太宗之为政于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余年而有汤之治；由汤之治，五百余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余年而始有太宗之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备也，不得与先王并而称极治之时，是则人生于文武之前者，率五百余年而一遇治世；生于文武之后者，千有余年而未遇极治之时也。非独民之生于是时者之不幸也。士之生于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于唐，八元八凯之于舜，伊尹之于汤，太公之于文、武，率五百余年而一遇。生于文、武之后千有余年，虽孔子之圣，孟轲之贤而不遇，虽

太宗之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于其时也，是亦士民之生于是时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独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于道而欲仕于上者，可以鉴矣。〔论辩类，曾子固《唐论》〕

### 认识论

言物可认识，但不能全知。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虑有所及，有所不及。圣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贤人以其所及而济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丧其所及。故圣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贤人之治天下也以时，既不能常，又不能时，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后可以常，以其所及济其所不及，而后可以时。常也者，无治而不治者也；时也者，无乱而不治者也。〔论辩类，苏明允《明论》〕

### 空话连篇

夫臣能谏，不能使君必纳谏，非真能谏之臣。君能纳谏，不能使臣必谏，非真能纳谏之君。欲君必纳乎，向之论备矣；欲臣必谏乎，吾其言之。夫

看何等渊谷。若大河深溪，虽有勇者，如不善水，无由跳越。此等皆书生欺人之谈。

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触神、忤雷霆，亦明矣。圣人知其然，故立赏以劝之。传曰兴王赏谏臣是也。犹惧其选奕阿谀，使一日不得闻其过，故制刑以威之。书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风丧心，未有避赏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谏哉！赏与刑不设，则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触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谁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尽得性忠义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与之临乎渊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谓之勇，不然为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与怯者，则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与千金，不然则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犹未能也。须臾，顾见猛虎暴然向逼，则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庄矣。然则人岂有勇怯哉？要在以势驱之耳。君之难犯，犹渊谷之难越也。所谓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者，勇者也，故

无不谏焉；悦赏者，勇怯半者也，故赏而后谏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后谏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赏为千金，以刑为猛虎，使其前有所趋，后有所避，其势不得不极言规失，此三代所以兴也。末世不然，迁其赏于不谏，迁其刑于谏，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乱亡随之也。间或贤君欲闻其过，亦不过赏之而已。呜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渊谷乎？此无他，墨刑之废耳。三代之后，如霍光诛昌邑不谏之臣者，不亦鲜哉！今之谏赏，时或有之；不谏之刑，缺然无矣。苟增其所有，有所无，则谀者直，佞者忠，况忠直者乎！诚如是，欲闻谏言而不获，吾不信也。〔论辨类，苏明允《谏论》下〕

且吴起与武一体之人也，皆著书言兵，世称之为孙吴。然而吴起之言兵也，轻法制，草略无所统纪，不若武之书，词约而意尽，天下之兵说皆归其中。然吴起始用于鲁，破齐，及

书不足信，  
诚然。

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复霸；而武之所为反如是，书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隶，内治一妾，是贱丈夫亦能，夫岂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军之众，阖营而自固，或且有乱，然则是三军之众惑之也。故善将者，视三军之众与视一隶一妾无加焉，故其心常若有余。夫以一人之心，当三军之众，而其中恢恢然犹有余地，此韩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辨也。故夫用兵岂有异术哉，能勿视其众而已矣。〔论辨类，苏明允《权书》六 孙武〕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

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与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逸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

凡势强力敌  
之联军，罕有成功者。



此论未必然

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论辨类，苏明允《权书》八 六国〕

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汉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乌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剑门者而后曰险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八达之都，使其财帛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呜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盗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论辨类，苏明允《权书》十 项籍〕

## 言科举无用

其大者非臣之所当言，欲默而不发，则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圣特达如此，若有所不尽，非忠臣之义，故昧死复言之：昔者以诗赋取士，今陛下以经术用人，名虽不同，然皆以文词进耳。考其所得，多吴楚闽蜀之人。至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盖自古豪杰之场，其人沈鸷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声律，读经义，以与吴楚闽蜀之人，争得失于毫厘之间，则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礼义之士，虽不得志，不失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余者，困于无门，则无所不至矣。故臣愿陛下特为五路之士，别开仕进之门。汉法郡县秀民，推择为吏，考行察廉，以次迁补，或至二千石，入为公卿。古者不专以文词取人，故得士为多。黄霸起于卒史，薛宣奋于书佐，朱邑选于啬夫，邴吉出于狱吏，其余名臣循吏，由此而进者不可胜数。唐自中叶以后，方镇皆选列校以掌牙兵，是时四方豪杰，不



能以科举自达者，皆争为之。往往积功以取旄钺，虽老奸巨盗，或出其中，而名卿贤将，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来瑱、李抱玉、段秀实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趋，百川赴焉。蛟龙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则鱼鳖无所还其体，而鲛鳅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仆庸人者，无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书，治刑狱钱谷，其势不可废鞭撻。鞭撻一行，则豪杰不出于其间；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愿陛下采唐之旧，使五路监司郡守，共选士人以补牙职，皆取人材心力有足过人，而不能从事于科举者。禄之以今之庸钱，而课之镇税场务督捕盗贼之类，自公罪杖以下听赎，依将校法。使长吏得荐其才者，第其功阙，书其岁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异者擢用数人，则豪杰英伟之士，渐出于此涂。而奸猾之党，可得而笼取也。〔奏议类，苏子瞻《徐州

上皇帝书》

就劳动者  
言，自古贤者多，  
不肖者少。

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  
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  
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  
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  
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  
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  
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  
也。〔书说类，韩退之《与崔群书》〕



# 读《两般秋雨庵随笔》批语

两般秋雨庵随笔

〔清〕梁晋竹著

成都昌福公司印



此阮元改  
笔,非尽原文。

云南昆明池大观楼对联,每联长至九十字,孙髯翁所题。其句云:“五百里昆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金马,西翥碧鸡,北走长蛇,南盘舞鹤。骚人韵事,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烟鬟雾鬓。更蕪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临风,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绩丰功,费煞移山气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尽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霜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叶扁舟。”长句硬盘,如僧绰之棋,累而不坠,真杰笔也。  
〔卷四《昆明池对联》第 37—38 页〕



# 读《楹联丛话》批语

楹联丛话

〔清〕梁章钜辑

商务印书馆

一九三五年四月第一版





## 一百八十字

从古未有，别创一格，此评不确。近人康有为于西湖作一联，仿此联而较短，颇可喜。记其下联云：“霸业烟销，雄心止水，饮山水绿，坐忘人世，万方同慨，顾何之。”康有别墅在西湖山上，联悬于湖中某亭。

胜地壮观，必有长联始称，然不过二三十余字而止。惟云南省城附郭大观楼，一楹帖多至一百七十余言，传颂海内。虽一纵一横，其气足以举之，究未免冗长之讥也。句云：“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蘋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按上联之神骏指金马，灵仪指碧鸡，蜿蜒指蛇山，缟素指鹤山，皆滇

死对，点金  
成铁。

中实境。然用替字，反嫌妆点。且以编素为鹤，亦似未安。联句为康熙中邑人孙髯所题，联字为陆树堂所书。闻阮芸台先生督滇时，曾改窜数字，另制联板悬之。而彼都人士啧有烦言，旋复撤去。近先生以改本寄示，因并录于右，以质观者。“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凭栏向远，喜茫茫波浪无边。看东骧金马，西翥碧鸡，北倚盘龙，南驯宝象。高人韵士，惜抛流水光阴。趁蟹屿螺洲，衬将起苍崖翠壁。更蕪天苇地，早收回薄雾残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鸥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爨长蒙首，费尽移山气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藓碣苔碑，都付与荒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鸿雁，一片沧桑。”〔第92—93页〕

# 读《史记》批语

史 记

〔西汉〕司马迁撰

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第一版；

乾隆十二年武英殿板，同治

八年岭南葑古堂重刻



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僇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僇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第一版，第356—357页〕

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

一误

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颠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卷四十八《陈涉世家》第8—9页，乾隆十二年武英殿板，同治八年岭南蔚古堂重刻〕

二误

# 读《汉书》批语

汉 书

〔东汉〕班固撰

乾隆十二年武英殿板

同治八年岭南蔚古堂重刻





七天〔1〕

充国至金城，须兵满万骑。欲渡河，恐为虏所遮，即夜遣三校，衔枚先渡，渡辄营陈。会明毕，遂以次尽渡。……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因陈兵利害曰：“……以今进兵，诚不见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充国计焉。〔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第4—9页〕

说服力强之  
效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宋祁曰：“议臣字下当更有一议字。”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第16页〕

〔1〕 赵充国在六月戊申日上书给汉宣帝，从金城送到长安，汉宣帝批示后，在七月甲寅日从长安送到金城，来回只有七天，极为神速。

哀帝时至王  
莽时

两龚皆楚人也，胜字君宾，舍字君倩。二人相友，并著名节，故世谓之楚两龚。……大司空何武、执金吾阎崇荐胜。哀帝自为定陶王，固已闻其名，征为谏大夫。引见，胜荐龚舍及亢父甯寿、济阴侯嘉。有诏皆征。……会哀帝崩。初，琅邪郗汉亦以清行征用，至京兆尹，后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胜与汉俱乞骸骨。……于是王莽依故事，白遣胜、汉。……于是胜、汉遂归老于乡里。……莽既篡国，……明年，莽遣使者即拜胜为讲学祭酒，胜称疾不应征。后二年，莽复遣使者奉玺书，太子师友祭酒印绶，安车駟马迎胜，即拜，秩上卿。……胜辄推不受。……胜自知不见听，即谓（门人高）晖等：“吾受汉家厚恩，亡以报。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谊岂以一身事二姓，下见故主哉？”胜因敕以棺敛丧事，……遂不复开口饮食，积十四日死。〔卷七十二《两龚传》第18—23页〕

# 读《后汉书》批语

后 汉 书

〔南朝宋〕范曄撰

乾隆十二年武英殿板

同治八年岭南葑古堂重刻



李贤好。〔1〕

刘攽好。〔2〕

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3〕，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4〕，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

（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丑，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蔡质《汉典职仪》曰：“南宫至北宫，中央作大屋，复道，三道行。天子从中道，从官夹左右，十步一卫，两宫相去七里。”又洛阳宫阁名有却非殿。臣贤按：“俗本或作御北殿者误。”……十二月丙戌，至自怀。赤眉杀更始，而隗嚣据陇右。○刘攽曰：“按《史记》事事有相连，则用‘而’字。今赤眉自杀更始，隗嚣自据陇右，明此‘而’字衍文。”〔卷一《光武帝纪》第一上第17—18页〕

〔1〕李贤好：指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注得好。

〔2〕刘攽好：指宋刘攽对《后汉书》作的按语作得好。刘攽按语，后附入《后汉书》注中。

〔3〕李贤《后汉书》注胜过唐颜师古《汉书》注。

〔4〕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搜集极丰富的资料，对《三国志》补缺、订误。他所引的书，多已失传，极有资料价值。

说，读三国要读  
裴松之注，英豪  
巨眼，不其然乎？

### 可以争论

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云上书：“北虏既已和亲，而南部复往抄掠。北单于谓汉欺之，谋欲犯边。宜还其生口，以安慰之。”诏百官议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谲诈，求欲无厌。谲亦诈也。既得生口，当复妄自夸大。不可开许。”安独曰：“北虏遣使奉献和亲，有得边生口者，辄以归汉。此明其畏威而非先违约也。云以大臣典边，不宜负信于戎狄。还之足示中国优贷，而使边人得安，诚便。”司徒桓虞改议从安。太尉郑弘、司空第五伦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励虞曰：“诸言当还生口者，皆为不忠。”虞廷叱之，伦及大鸿胪韦彪各作色变容。司隶校尉举奏，安等皆上印绶谢。肃宗诏报曰：“久议沈滞，各有所志。盖事以议从，策由众定，闾闾衍衍，得礼之容，闾闾，忠正貌。衍衍，和乐貌。寝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谢。其各冠履。”帝竟从安议。

## 〔卷七十五《袁安传》第2页〕

《后汉书》写得  
得不坏，许多篇  
章，胜于《前汉  
书》。〔1〕

〔卷九十一至卷九十四第二十一  
册封面批语〕

陈寔字仲弓，颍川许人也。出于单微。自为儿童，虽在戏弄，为等类所归。少作县吏，常给事厮役。后为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学，坐立诵读。县令邓邵试与语，奇之，听受业太学。后令复召为吏，乃避隐阳城山中。时有杀人者，同县杨吏以疑寔，县遂逮

〔1〕《后汉书》卷九十一《左（雄）周（举）黄（琼）列传》：“赞曰：雄作纳言，古之八元。举升以汇，越自下蕃。登朝理政，并纾灾昏。琼名夙知，累章国疵。”这三人都后汉朝廷中的良臣，能够纠正朝政的缺失，注意民生的疾苦。卷九十二《荀（淑）韩（韶）鍾（皓）陈（寔）列传》：“赞曰：二李师淑，陈君友皓。韩韶就吏，羸寇怀道。太丘奥广，模我彝伦。曾是渊轨，薄夫以浮。”指荀淑品德高，为当世名贤李固、李膺所师事。鍾皓德行高，推荐年轻的陈寔。韩韶做了羸县长，使寇盗受感化，流民得安抚。陈寔做太丘长官，安抚百姓。党锢狱起，陈寔因太监张让父死，曾往吊丧，故靠了他多所保全，称为太丘道广。这传都赞美有品德的人。卷九十三《李（固）杜（乔）列传》：“赞曰：李杜司取，朋心合力。致主文宣，抗情伊稷。道亡时晦，终离罔极。”李固、杜乔是后汉正直大臣，在政治上多所贡献，为外戚权臣梁冀害死。从这三篇传里，可以看出后汉所以衰亡的原因。卷九十四，如《赵岐传》，已经到了汉末三国时了。



系，考掠无实，而后得出。及为督邮，乃密托许令，礼召杨吏。远近闻者，咸叹服之。家贫，复为郡西门亭长，寻转功曹。时中常侍侯览托太守高伦用吏，伦教署为文学掾。寔知非其人，怀檄请见，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违，寔乞从外署，不足以尘明德。”伦从之。于是乡论怪其非举，寔终无所言。伦后被征为尚书，郡中士大夫送至轮氏传舍，伦谓众人言曰：“吾前为侯常侍用吏，陈君密持教还，而于外白署。比闻议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惮强御。陈君可谓善则称君，过则称己者也。”寔固自引愆，闻者方叹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黄琼辟选理剧，补闻喜长。旬月以期丧去官。复再迁，除太邱长。修德清静，百姓以安。邻县人户归附者，寔辄训导譬解发遣，各令还本。司官行部，吏虑有讼者，白欲禁之，寔曰：“讼以求直，禁之理将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闻而叹息曰：“陈君所言若是，岂有怨于人乎！”亦竟无讼者。以沛相赋敛

章炳麟学陈  
仲弓一事

人在一定条  
件下是可以改造  
的

违法，乃解印绶去。吏人追思之。及后逮捕党人，事亦连寔。余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乃请囚焉。遇赦得出。灵帝初，大将军窦武辟以为掾属。时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寔乃独吊焉。及后复诛党人，让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乡间，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至乃叹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时岁荒民俭，有盗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寔阴见，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孙，正色训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盗大惊，自投于地，稽颡归罪。〔卷九十二《陈寔传》第13—14页〕

（皇甫）嵩、（朱）俊各统一军，共讨颍川黄巾。俊前与贼波才战，战败。嵩因进保长社。波才引大众围城。嵩兵少，军中皆恐。乃召军吏谓曰：“兵

正，原则性。  
奇，灵活性。

有奇变，不在众寡。《孙子兵法》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者也。故善出奇，无穷如天地，无竭如江海。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也。”今贼依草结营，易为风火。若因夜纵烧，必大惊乱。吾出兵击之，四面俱合，田单之功可成也。”〔卷一百〇一《皇甫嵩传》第2页〕

# 读《三国志集解》批语

三国志集解

卢 弼 撰

古籍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第一版



### 明末事不能 与汉末比

青州黄巾众百万，……转入东平。刘岱欲击之，鲍信谏曰：“今贼众百万，百姓皆震恐，士卒无斗志，不可敌也。观贼众群辈相随，军无辎重，唯以钞略为资。今不若畜士众之力，先为固守。彼欲战不得，攻又不能，其势必离散。后选精锐，据其要害，击之可破也。”岱不从，遂与战，果为所杀。何焯曰：“光武击铜马于鄗。贼数挑战，光武坚营自守。有出卤掠者，辄击取之，绝其粮道。积月余日，贼食尽，夜遁去。追至馆陶，大破之。此成败之可参质者也。明季与流贼相持者，皆不知此谋，督促出战，遂皆为刘岱之续。”〔卷一《魏书》第26页〕

己酉，令曰：“《司马法》：‘将军死绥。’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史记》：‘赵王将使赵括为将，其母上书曰：‘括不可使将。’王曰：‘母置之，吾已决矣。’母曰：‘王终遣之，即有不称，妾得无坐乎？’王许诺。”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

赤壁之败，  
将抵何人之罪？

此篇注文，  
贴了魏武不少大  
字报，欲加之罪，  
何患无词。李太  
白云：“魏帝营八  
极，蚁观一衽衡。”此为近之。

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何焯曰：“始犹乌合，故多宽假，至此乃议罚，为立国经久之计。”〔卷一《魏书》第54页〕

《魏武故事》载公十二月己亥令曰：“……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当州。孤复定之，遂平天下。何焯曰：“孙刘方睦，而云‘遂平天下’，盖其器限之也。史家评操攻伐，至克绍而止，过此即鼎足虎争，非复所能戡定矣。”……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胡三省曰：“言其将篡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过于三世矣。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欲明心迹，何至令妻妾改嫁。择言不慎，一至于此。然临终遗令，卖履分香，登台奏伎，闺房恋恋，至死不忘，乃知汝曹出嫁之言，为奸雄

欺人之语。……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上文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之言，皆欺人语耳。既为子孙计，又已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黄恩彤曰：“方操夷袁绍，下荆州，天下大势骘骘乎折而入于己。惟其丧师赤壁，十年精锐，付之一炬。孙权既雄据江东，刘备复奄有荆楚。鼎足势成，始知大物不能骤致，邲中下令，懿懿以臣节自明。其令中所云：‘人见孤强盛，言有不逊之志。’此乃其肝鬲至言，欲盖弥彰者也。陈志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然则汴水之战，何以为流矢所中？濮阳之围，何以坠马烧掌？清水之难，何以丧帛及安民？乌林之役，何以狼狈北归？潼关北渡，何以为马超所困？志骄气盈，言大而夸。〔卷一《魏书》第78—81页〕

袁宏《汉纪》载汉帝诏曰：“……炎精之数既终，行运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树神武之绩，今王又光曜明德



此等语竟被  
利用

以应其期，是历数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故唐尧不私于厥子，而名播于无穷，朕羨而慕焉。今其追踵尧典，禅位于魏王。”〔卷二《魏书》第13页〕

“尧幽囚，舜  
野死。”〔1〕

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侍御史郑浑、羊秘、鲍勋、武周等言：“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时已至，而犹谦让者，舜、禹所不为也。故生民蒙救济之惠，群类受育长之施。今八方颺颺，大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谋，十分而九。以委质义过周文，所谓过恭也。”〔卷二《魏书》第21页〕

虚有其表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也。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以大将军掾为北军中候。〔卷六《魏书·刘表传》第78—79页〕

〔1〕李白《远别离》：“或云尧幽囚，舜野死。”此言曹丕说的禅让，同于篡夺。

杀降不祥，  
孟德所不为也。

司马彪《战略》曰：“刘表之初为荆州也，江南宗贼盛。遂使（蒯）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范书作“诱宗贼帅，至者十五人”。皆斩之。袭取其众，或即授部曲。”〔卷六《魏书·刘表传》第80—82页〕

虽绝绍附  
操，终亦为操所  
吞。

李傕、郭汜入长安，欲连表为援，乃以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假节。天子都许，表虽遣使贡献，然北与袁绍相结。治中邓羲谏表，表不听。《汉晋春秋》曰：“表答羲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大义也，治中独何怪乎？’”何焯云：“此曹操所谓乍前乍却，以观世事者也。”〔卷六《魏书·刘表传》第82—83页〕

做土皇帝，  
孟德不为。

长沙太守张羡叛表。表围之，连年不下。羡病死，长沙复立其子恂。表遂攻并恂。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通鉴》：“建安五年，表攻张恂，平之。表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遂不供职贡，郊祀天地，居处服用，僭拟乘舆焉。”袁宏纪：“张昭为孙策与袁术书，亦云：‘刘表僭乱

于南。’”何焯曰：“刘表郊祀天地，事在《孔融传》。”王补曰：“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多行僭伪，遂乃郊祀天地，拟斥乘舆。事见范书《孔融传》，而《表传》略不之载。”〔卷六《魏书·刘表传》第83页〕

### 中立

太祖与袁绍方相持于官渡。绍遣人求助，表许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卷六《魏书·刘表传》第84页〕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焉死，子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

河。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

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典略》曰：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緹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后角被诛，修亦亡。及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修业，遂增饰之，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臣松之谓：张修应是张衡，非《典略》之失，则传写之误。汉末，力不能征，遂就宠鲁为镇民

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在北方有天公将军张角三兄弟最为广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

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贡献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鲁为汉宁王。鲁功曹巴西阎圃，谏鲁曰：“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上匡天子，则为桓、文，次及窦融，不失富贵。今承制署置，势足斩断，不烦于王。愿且不称，勿为祸先。”鲁从之。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关出武都征之，至阳平关。鲁欲举汉中降。其弟卫不肯，率众数万人拒关坚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魏名臣奏》载董昭表曰：“武皇帝承凉州从事及武都降人之辞，说张鲁易攻，阳平城下，南北山相远，不可守也。信以为然。及往临履，不如所闻。乃叹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阳平山上诸屯，既不时拔，士卒伤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欲拔军截山而还。遣故大将军夏侯惇、将军许褚，呼山上兵还。会前军未还，夜迷惑，误入贼营，贼便退散。侍中辛毗、刘晔等在兵后，语惇、褚，言‘官兵已据得贼要屯，贼已散走’。犹不信之。惇前自见，乃还白武皇帝，进兵定之，幸而克获。此近事，吏士所知。”又杨暨表曰：“武皇帝始征张鲁，以十万之众，身亲临履，指授方略，因就民麦，以为军粮。张卫之守，盖不足言。地险守易，虽有精兵虎将，



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

势不能施。对兵三日，欲抽军还。（张鲁或张卫）言‘作军三十年，一朝持与人，如何’。此计已定。天祚大魏，鲁守自坏，因以定之。”《世语》曰：鲁遣五官掾降。弟卫，横山筑阳平城以拒，王师不得进。鲁走巴中。军粮尽，太祖将还。西曹掾东郡郭湛曰：“不可。鲁已降，留使。（使）既未反。卫虽不同，偏携可攻。县军深入，以进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数千，突坏卫营，（张卫）军大惊。夜，（魏军）高祚等误与卫众遇。祚等多鸣鼓角会众。卫惧，以为大军见掩，遂降。鲁闻阳平已陷，将稽颡。圃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灌，赴朴胡相拒，然后委质，功必多。”于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鲁尽将家出。太祖逆拜鲁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臣松之以为，张鲁虽有善心，要为败而后降，今乃宠以万户，五子皆封侯，过矣。习凿齿曰：鲁欲称王，而阎圃谏止之。今封圃为列侯。夫赏罚者，所以惩恶劝善也。苟其可以明轨训于物，无远近幽深矣。今阎圃谏鲁

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1〕拜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最著者。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

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将来之人，孰不顺！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其此之谓与？若乃不明于此，而重燹烂之功，丰爵厚赏止于死战之士，则民利于有乱，俗竞于杀伐，阻兵仗力，干戈不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谓知赏罚之本。虽汤武居之，无以加也。《魏略》曰：黄初中，增置爵邑，在礼请中。后十余岁，病死。晋书云：西戎司马阎纘，蜀孙也。为子彭祖取鲁女。鲁薨，谥之曰原侯。子富嗣。《魏略》曰：刘雄鸣者，蓝田人也。少以采药射猎为事。常居覆车山下，每晨夜，出行云雾中，以识道不迷，而时人因谓之能为云雾。郭、李之乱，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属州郡。州郡表荐为小将。马超等反，不肯从，超破之。后诣太祖，太祖执其

〔1〕 摩尼教：波斯人摩尼在公元三世纪创立的宗教，以光明与黑暗为善与恶的本原。公元七世纪末传入中国。1120年的方腊起义，即信奉摩尼教。杨么：南宋初年洞庭湖地区农民起义首领。名太，龙阳（今湖南汉寿）人。他继承钟相起义，有众二十万人。后为岳飞击败，牺牲。钟相：杨么前的洞庭湖地区农民起义领袖，武陵（今湖南常德）人。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主张，有众数十万人。后被孔彦舟袭败，牺牲。明教：由摩尼教发展而成的宗教，崇拜日月，认为光明必战胜黑暗。组织多次农民起义。红军：也称“红巾”。元末韩山童、刘福通等利用白莲教发动起义，以红巾为号，称红军。山童牺牲后，福通拥立山童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兵败后归朱元璋，病死。徐鸿儒：农民起义领袖，明山东钜野人。明天启二年（1622），利用白莲教发动起义，战败牺牲。唐赛儿：明初农民起义女领袖，山东蒲台人。永乐十八年（1420）发动起义，失败后不知所终。白莲教：混合佛教明教等内容的宗教，崇尚光明，起源于宋代。清代嘉庆元年至十年（1796—1805），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嘉庆十八年十九年（1813—1814）冀、豫、鲁有林清、李文成的起义。

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是就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间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

手，谓之曰：“孤方入关，梦得一神人，即卿邪！”乃厚礼之，表拜为将军，遣令迎其部党。部党不欲降，遂劫以反。诸亡命皆往依之，有众数千人，据武关道口。太祖遣夏侯渊讨破之。雄鸣南奔汉中。汉中破，穷无所之，乃复归降。太祖捉其须曰：“老贼，真得汝矣。”复其官，徙渤海。时又有程银、侯选、李堪，皆河东人也。兴平之乱，各有众千余家。建安十六年，并与马超合。超破走，堪临阵死，银、选南入汉中。汉中破，诣太祖降，皆复官爵。〔卷八《魏书·张鲁传》第42—45页〕



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七日，  
在武昌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

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

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有洪太尉误走魔鬼戏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衡、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

“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于武昌

此传可一  
阅。放长线钓大  
鱼，出自刘晔。

刘晔字子扬，淮南成德人也。汉光武子阜陵王延后也。父普，母修，产涣及晔。涣九岁，晔七岁，而母病困。临终，戒涣、晔以普之待人，有谄害之性。身死之后，惧必乱家。汝长大能除之，则吾无恨矣。晔年十三，谓兄涣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涣曰：“那可尔！”晔即入室，杀侍者，径出拜墓。舍内大惊，白普。普怒，遣人追晔。晔还拜谢曰：“亡母顾命之言，敢受不请擅行之罚。”普心异之，遂不责也。汝南许劭名知人，避地扬州，称晔有佐世之才。

扬士多轻侠狡桀，有郑宝、张多、许乾之属，各拥部曲。宝最骁果，才力过人，一方所惮。欲驱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晔高族名人，欲强逼晔使唱导此谋。晔时年二十余，心内忧之，而未有缘。会太祖遣使诣州，有所案问。晔往见，为论事势，要将与归，驻止数日。宝果从数百人赍牛酒来候使，晔令家僮将其众坐中门外，为设酒饭；与宝于内宴饮。密勒健儿，令因行觞而

斫宝。宝性不甘酒，视候甚明，觞者不敢发。晔因自引，取佩刀斫杀宝，斩其首以令其军，云：“曹公有令，敢有动者，与宝同罪。”众皆惊怖，走还营。营有督将精兵数千，惧其为乱，晔即乘宝马，将家僮数人，诣宝营门，呼其渠帅，喻以祸福，皆叩头开门内晔。晔抚慰安怀，咸悉悦服，推晔为主。晔睹汉室渐微，己为支属，不欲拥兵，遂委其部曲与庐江太守刘勋。勋怪其故，晔曰：“宝无法制，其众素以抄略为利，仆宿无资，而整齐之，必怀怨难久，故相与耳。”时勋兵强于江、淮之间。孙策恶之，遣使卑辞厚币，以书说勋曰：“上缭宗民，数欺下国，忿之有年矣。击之，路不便，愿因大国伐之。上缭甚实，得之可以富国，请出兵为外援。”勋信之，又得策珠宝、葛越，喜悦。外内尽贺，而晔独否。勋问其故，对曰：“上缭虽小，城坚池深，攻难守易，不可旬日而举，则兵疲于外，而国内虚。策乘虚而袭我，则后不能独守。是将军进屈于敌，退无所归。若军必出，祸

今至矣。”勋不从。兴兵伐上缭，策果袭其后。勋穷蹙，遂奔太祖。

太祖至寿春，时庐江界有山贼陈策，众数万人，临险而守。先时遣偏将致诛，莫能禽克。太祖问群下，可伐与不？咸云：“山峻高而溪谷深隘，守易攻难；又无之不足为损，得之不足为益。”晔曰：“策等小竖，因乱赴险，遂相依为强耳，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将资轻，而中国未夷，故策敢据险以守。今天下略定，后伏先诛。夫畏死趋赏，愚知所同，故广武君为韩信画策，谓其威名足以先声后实而服邻国也。而况明公之德，东征西怨，先开赏募，大兵临之，令宣之日，军门启而虏自溃矣。”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将在前，大军在后，至则克策，如晔所度。太祖还，辟晔为司空仓曹掾。

太祖征张鲁，转晔为主簿。既至汉中，山峻难登，军食颇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国耳，何能为有无？吾军少食，不如速还。”便自引归，令晔督后

诸军，使以次出。晔策鲁可克，加粮道不继，虽出，军犹不能皆全，驰白太祖：“不如致攻。”遂进兵，多出弩以射其营。鲁奔走，汉中遂平。晔进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将诛董卓，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势慑海外。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太祖不从，大军遂还。晔自汉中还，为行军长史，兼领军。延康元年，蜀将孟达率众降。达有容止才观，文帝甚器爱之，使达为新城太守，加散骑常侍。晔以为“达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新城与吴、蜀接连，若有变态，为国生患。”文帝竟不易，后达终于叛败。



黄初元年，以晔为侍中，赐爵关内侯。诏问群臣令料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吴不。众议咸云：“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晔独曰：“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后备果出兵击吴。吴悉国应之，而遣使称藩。朝臣皆贺，独晔曰：“吴绝在江、汉之表，无内臣之心久矣。陛下虽齐德有虞，然丑虏之性，未有所感。困难求臣，必难信也。彼必外迫内困，然后发此使耳，可因其穷，袭而取之。夫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备军败退，吴礼敬转废，帝欲兴众伐之，晔以为“彼新得志，上下齐心，而阻带江湖，必难仓卒。”帝不听。五年，幸广陵泗口，命荆、扬州诸军并进。会群臣，问：“权当自来不？”咸曰：“陛下亲征，权恐怖，必举国而应。又不敢以大众委之臣下，必自将而来。”晔曰：“彼谓陛下欲以万

乘之重牵己，而超越江湖者在于别将，必勒兵待事，未有进退也。”大驾停住积日，权果不至，帝乃旋师。云：“卿策之是也。当念为吾灭二贼，不可但知其情而已。”

……辽东太守公孙渊夺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状。晔以为公孙氏汉时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则由海，陆则阻山，故胡夷绝远难制，而世权日久。今若不诛，后必生患。若怀贰阻兵，然后致诛，于事为难。不如因其新立，有党有仇，先其不意，以兵临之，开设赏募，可不劳师而定也，后渊竟反。〔卷十四《魏书·刘晔传》第21—22页〕

鲁肃字子敬，临淮东城人也。临淮郡见《步鹭传》。东城见《魏志·吕布传》注引《先贤行状》：“陈登为东城太守。”胡三省曰：“东城县，前汉属九江郡，后汉省，当是袁术复置也。”  
按：《郡国志》下邳国有东城，即临淮之东城，下邳本临淮也。胡注误。〔卷五十四《吴书·鲁肃传》第13页〕

卢注亦不确

《一统志》明  
指凤阳

《吴书》曰：“肃体貌魁奇，少有壮节，好为奇计。天下将乱，乃学击剑骑射，招聚少年，给其衣食，往来南山中射猎。”《一统志》：“凤阳县西三里有西鲁山，相传为鲁肃屯兵处。”〔卷五十四《吴书·鲁肃传》第14页〕

《魏志》此时操在汉中，因夏侯渊之败正不得志，闻襄阳围急，东归到洛阳即死，非在居巢也。〔1〕

（孙）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言为当。及蒙代肃，初至陆口。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后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

〔1〕《通鉴》：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刘备将黄忠击斩夏侯渊。三月，曹操至汉中，与备相守积月。五月，操还长安。七月，孙权攻合肥，操仍在长安，未去居巢。关羽攻曹仁于樊。八月，关羽破降于禁七军。十月，操至洛阳。次年黄初元年一月，操死于洛阳。

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第27—28页〕

何不并其党  
赦之

时有盗官物者，疑无难士施明。明素壮悍，收考极毒，惟死无辞。廷尉以闻。（孙）权以（陈）表能得健儿之心，诏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实。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设酒食，欢以诱之。明乃首服，具列支党。表以状闻。权奇之，欲全其名，特为赦明，诛戮其党。迁表为无难右部督。〔卷五十五《吴书·陈武传》第9页〕

此事翻不如  
禁

《吴书》曰：“后权与魏和，欲遣（于）禁还归北。翻复谏曰：‘禁败数万众，身为降虏，又不能死。北习军政，得禁必不如所规。还之虽无所损，犹为放盗。不如斩以令三军，示为人臣有二心者。’权不听。群臣送禁，翻谓禁曰：‘卿勿谓吴无人，吾谋适不

用耳。’禁虽为翻所恶，然犹盛叹翻。魏文帝常为翻设虚坐。”〔卷五十七《吴书·虞翻传》注第6页〕

买壮丁

振古如

斯〔1〕

统上疏曰：“……每有征发，羸谨居家，重累者先见输送。小有财货，倾居行赂，不顾穷尽。轻剽者则进入险阻，党就群恶。百姓虚竭，嗷然愁扰。……方今长吏亲民之职，惟以办具为能，取过目前之急，少复以恩惠为治，副称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凋敝，渐以陵迟，势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笃，除患贵其未深。愿殿下少以万机余闲，留神思省，补复荒虚，深图远计。育残余之民，阜人财之用，参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统之大愿，足以死而不朽矣。”〔卷五十七《吴书·骆统传》第32—33页〕

诸将并曰：“攻（刘）备当在初，

〔1〕《诗·周颂·载芟》：“振古如兹。”注：“振，自也。”

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

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诸将皆曰：“空杀兵耳。”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钱振鏞曰：“陆逊破先主，无他奇策，只令军士各持一把茅耳。意先主连营，皆伐山木为之，故易火；若土石为之，逊其如之何？”〔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第6页〕

此司马懿敌

当御备时，诸将军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恃，不相听从。逊案剑曰：“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翦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



孔明之智也〔1〕

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任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第7页〕

何评有理

又备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谦等各竞表言：“备必可禽，乞复攻之。”权以问逊，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何焯曰：“大胜之后，将骄卒惰，溯流仰攻，转馈又难，一有失利，前功尽弃。昭烈老于兵，得蜀已固，非若曹仁之在南郡，可惧而走也。连兵于西，主客异势，决还者中人所能知也，盛、璋、谦如豕突耳。”〔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第8页〕

都是废话

《江表传》曰：“权使子登出征，已出军，次于安乐。群臣莫敢谏。琮密表曰：‘古来太子，未尝偏征也。故从曰抚军，守曰监国。今太子东出，非

〔1〕《通鉴》魏青龙二年八月：“司马懿与诸葛亮相守百余日，亮数挑战，懿不出。亮乃遗懿巾帼妇人之服。懿怒，上表请战。帝使卫尉辛毗杖节为军师以制之。”借君命来压众。

古制也。’”〔卷六十《吴书·全琮传》第8页〕

杀降不武

（士）徽闻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斩送其首。〔卷六十《吴书·吕岱传》第12页〕





# 读《晋书》批语

## 晋 书

〔唐〕房玄龄等撰

乾隆十二年武英殿板

同治八年岭南蔚古堂重刻

毛泽东在此书封里附记批读情况为：一九七五年八月，阅第五十至五十六卷，再阅第三十四卷《羊祜传》、《杜预传》；九月再阅第七十九卷《谢安传》、《谢琰传》、《谢玄传》。



## 郭象无行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闲居，以文论自娱。后辟司徒掾，稍至黄门侍郎。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论十二篇。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卷五十《郭象传》第8—9页〕

此公骂也

庾纯字谋甫，博学有才义，为世儒宗。郡补主簿，仍参征南府，累迁黄门侍郎，封关内侯，历中书令、河南尹。初，纯以贾充奸佞，与任恺共举充西镇关中。充由是不平。充尝宴朝士，而纯后至。充谓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后？”纯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来后。”世言纯之先尝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纯以此相讥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纯行酒，充不时饮。纯曰：“长者为寿，何敢尔乎？”充曰：“父老不归供养，将何言也？”纯因发怒曰：“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充曰：“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纯曰：“高贵乡公何在！”众坐因罢。〔卷五十《庾纯传》第9页〕

尼少有清才，与岳俱以文章见知。性静退不竞，唯以勤学著述为事，著《安身论》以明所守，其辞曰：“……君子则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后

## 道家言

## 老氏

外其身；知有欲之伤德也，故远绝荣利；知争竞之遭灾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为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适欲，故言济而欲从；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谨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则立乎无私之域，行则由乎不争之涂，必将通天下之理，而济万物之性。天下犹我，故与天下同其欲；己犹万物，故与万物同其利。……用天时，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泽，沾体涂足，耕而后食。苟崇乎德，非不进也。虽居高位，飨重禄，执权衡，握机秘，功盖当时，势侔人主，不得与之比逸。遗虑，没才智，忘肝胆，弃形器，貌若无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卷五十五《潘尼传》第17—19页〕

江统字应元，陈留圉人也。……时关陇屡为氐羌所扰。孟观西讨，自擒氐帅齐万年。统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其辞曰：

迁亦乱，不迁亦乱。在封建时代非乱不可。千数百年后，得化为不乱始辑耳。

虽圣人亦如此，况无圣人耶！

“……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旰、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氏，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地。廩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卷五十六《江统传》第1—7页〕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导之从子也。……又与会稽王笺，陈（殷）浩不宜北伐，并论时事曰：“……传云：‘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忧以深。古之弘大业者，或不谋于众，倾国以济一时功者，亦往往而有

之。诚独运之明，足以迈众；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拟议乎？”〔卷八十《王羲之传》第4页〕





# 读《宋书》批语

宋 书

〔梁〕沈约撰

乾隆十二年武英殿板

同治八年岭南藤古堂重刻



此时檀道济  
尚未死〔1〕

太祖元嘉九年，诏曰：“古者明王经国，司勋有典。平章以馭德刑，班瑞以畴功烈。……大司马临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侍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华容县开国公弘，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豫州西阳新蔡晋熙四郡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永修县开国公道济，故左将军、青州刺史龙阳县开国侯镇恶，或履道广流，秉德冲邈，或雅量高劭，风鉴明远，或识唯知正，才略开迈。”〔卷五十一《宗室刘道怜传》第3—4页〕

叛徒

王僧达，琅邪临沂人，太保弘少子。兄锡，质讷乏风采。太祖闻僧达

---

〔1〕《宋书·宗室传》中的诏书发于元嘉九年，檀道济在元嘉十三年被杀。

蚤慧，召见于德阳殿。问其书学及家事，应对闲敏。上甚知之，妻以临川王义庆女。少好学，善属文。年未二十，以为始兴王濬后军参军，迁太子舍人。坐属疾，于杨列桥观斗鸭，为有司所纠，原不问。性好鹰犬，与间里少年相驰逐，又躬自屠牛。……先是南彭城蕃县民高闾、沙门释昙标、道方等共相诳惑，自言有鬼神龙凤之瑞，常闻箫鼓音，与秣陵民蓝宏期等谋为乱。又要结殿中将军苗允、员外散骑侍郎严欣之、司空参军阚千纂、太宰府将程农、王恬等，谋克二年八月一日夜起兵攻官门，晨掩太宰江夏王义恭，分兵袭杀诸大臣，以闾为天子。事发觉，凡党与死者数十人。僧达屡经狂逆，上以其终无悛心，因高闾事陷之。〔卷七十五《王僧达传》第1—8页〕

# 读《隋书》批语

隋 书

〔唐〕魏徵等撰

乾隆十二年武英殿板

同治八年岭南葑古堂重刻



## 蕴藏大乱

上性严重，有威容。……自强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充实，虽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称近代之良主。然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又不悦诗书，废除学校。唯妇言是用，废黜诸子。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尝令左右送西域朝贡使出玉门关，其所经之处，或受牧宰小物，馈遗鸚鵡、麋皮、马鞭之属，上闻而大怒。又诣武库，见署中芜秽不治，于是执武库令及诸受遗者，出开远门外，亲自临决，死者数十人。又往往潜令人赂遗令史、府史，有受者必死，无所宽贷。议者以此少之。〔卷二《高祖本纪》下第22—23页〕





# 读《南史》批语

南 史

〔唐〕李延寿撰

乾隆十二年武英殿板

同治八年岭南葑古堂重刻



守大岷亦无  
用

（义熙）五年二月，伪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三月，帝抗表北讨……超大将公孙五楼请断大岷，坚壁清野以待，超不从。初谋是役，议者以为贼若严守大岷，军无所资，何能自反？帝曰：“不然。鲜卑性贪，略不及远，既幸其胜，且爱其谷，必将引我，且亦轻战。师一入岷，吾何患焉。”及入岷，帝举手指天曰：“吾事济矣。”众问其故，帝曰：“师既过险，士有必死之志，余粮栖亩，军无匮乏之忧，胜可必矣。”〔卷一《宋高祖本纪》第9页〕

赵宋祖此弊  
法

论曰：文帝幼年特秀，自稟君德。及正位南面，历年长久，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而授将遣师，事乖分阃，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战日时，咸听成旨，虽覆师丧旅，

将非韩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泄衾衽，难结凶竖，虽祸生非虑，盖亦有以而然。夫尽人命以自养，盖惟桀纣之行；观夫大明之世，其将尽人命乎？虽周公之才之美，亦当终之以乱。由是言之，得歿亦为幸矣。〔卷二《宋太祖本纪》第27页〕

还是来年二  
月

永元二年冬，（萧）懿又被害。信至，帝密召长史王茂、中兵吕僧珍、别驾柳庆远、功曹史吉士瞻等谋之。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于听事，告以举兵。……（萧颖胄）仍以南康王尊号之议来告，且曰：“时有未利，当须来年二月。遽便进兵，恐非庙算。”帝答曰：“今坐甲十万，粮用自竭。若顿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太白出西方，仗义而动，天时人谋，有何不利？……”三年二月，南康王为相国，以帝为征东将军。戊申，帝发襄阳。〔卷六《梁高祖本纪》第7—8页〕

## 打援

（永元三年）四月，帝出沔，命王茂、萧颖达等逼郢城。五月己酉，帝移屯汉南。……甲寅，东昏遣宁朔将军吴子阳、光子衿等十三军救郢州，进据巴口。七月，帝命王茂帅军主曹仲宗、康绚、武会超等潜师袭加湖，将逼子阳。水涸不通舰，子衿喜。其夜流星坠其城，四更中无雨而水暴长，众军乘流齐进，鼓噪攻之，俄而大溃，子阳等窜走，众尽溺于江，王茂虏其余而旋。郢、鲁二城相视夺气。〔卷六《梁高祖本纪》第8页〕

时来天地皆  
同力，运去英雄  
不自由。

论曰：梁武帝时逢昏虐，家遭冤祸。既地居势胜，乘机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汤武之师，终济唐虞之业。岂曰人谋，亦惟天命。及据图策，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

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卷七《梁高祖本纪》第19—20页〕

### 使贪

镇恶性贪，收敛子女玉帛，不可胜计。帝以其功大，不问。时有白帝，言镇恶藏姚泓伪辇，有异志。帝使覘之，知镇恶剔取饰辇金银，弃辇于垣侧。帝乃安。〔卷十六《王镇恶传》第3—4页〕

此是欲战  
法，激之使战。

会魏太武帝围汝南，戍主陈宪固守告急。文帝遣质轻往寿阳，与安蛮司马刘康祖等救宪。后太武率大众数十万向彭城，以质为辅国将军北救。始至盱眙，太武已过淮。二十八年正月，太武自广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质求酒。质封溲便与之，太武怒甚，筑长围，一夜便合。质报太武书云：“尔

不闻童谣言邪？‘虏马饮江水，獬豸死卯年。’冥期使然，非复人事。寡人受命相灭，期之白登，师行未远，尔自送死，岂容复令尔飧有桑乾哉！假令寡人不能杀尔，尔由我而死，尔若有幸，得为乱兵所杀，尔若不幸，则生相锁缚，载以一驴，负送都市。尔识智及众，岂能胜苻坚邪？顷年展尔陆梁者，是尔未饮江，太岁未卯故耳。”时魏地童谣曰：“轺车北来如穿雉，不意虏马饮江水。虏主北归石济死，虏欲渡江天不徙。”故答书引之。太武大怒，乃作铁床，于上施铁镜，云“破城得质，当坐之此上”。质又与魏军书，写台格，购斩太武，封万户侯，赐布绢各万匹。魏以钩车钩垣楼，城内系纆，数百人叫呼引之，车不能退。质夜以木桶盛人，县出城外，截其钩获之。明日又以冲车攻城，土坚密，每至，颓落下不过数斗。魏军乃肉薄登城，坠而复升，莫有退者，杀伤万计，死者与城平。如此三旬，死者过半，太武乃解围而归。上嘉质功，以为宁蛮



臧质豪杰之士，一解汝南之围，二胜盱眙之敌，三克刘劭之逆。梁山之战，刘义宣不听臧言，因以致败，惜哉。

此是妄想

校尉、雍州刺史、监四州诸军事。明年，文帝又北侵，使质率见力向潼关。质顿兵不肯时发，又顾恋嬖妾，弃军营垒，单马还城，散用台库见钱六七百万，为有司所纠，上不问。元凶弑立，以质为丹阳尹。质家遣门生师颢报质，具言文帝崩问。质使告司空义宣及孝武帝，而自率众五千，驰下讨逆，自阳口进江陵见义宣。时质诸子在都，闻质举义，并逃亡。义宣始得质报，即日举兵，驰信报孝武，板进质号征北将军。孝武即位，加质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江州诸军事。使质自白下步上，薛安都、程天祚等亦自南掖门入，与质同会太极殿庭，生禽元凶，仍使质留守朝堂，封始兴郡公。之镇，舫千余乘，部伍前后百余里，六平乘并施龙子幡。时孝武自揽威权，而质以少主遇之，刑政庆赏，不复咨禀朝廷，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始闻国祸，便有异图。以义宣凡暗易制，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时义宣已推崇孝武，故其计

不行。……会义宣有憾于孝武，质因此密信说诱，陈朝廷得失。……义宣意乃定。……孝武遣抚军将军柳元景，统豫州刺史王玄谟等屯梁山洲，两岸筑偃月垒，水陆待之。元景檄书宣告，而义宣亦相次系至。江夏王义恭书曰：“昔桓玄借兵于仲堪，有似今日。”义宣由此与质相疑。质进计曰：“今以万人取南州，则梁山中绝；万人缀玄谟，必不敢轻动。质浮舟外江，直向石头，此上略也。”义宣将从之。义宣客颜乐之说义宣曰：“质若复拔东城，则大功尽归之矣。宜遣麾下自行。”义宣遣腹心刘湛之就质陈军城南。玄谟留羸弱守城，悉精兵出战，薛安都骑军前出，垣护之督诸将继之，乃大溃。质求义宣欲计事，密已走矣。质不知所为，亦走。至寻阳，……队主裘应斩质，传首建邺。〔卷十八《臧质传》第21—24页〕

宋武帝召补镇军咨议参军，以功

略似荀  
彧〔1〕

封华容县五等侯，累迁太尉左长史。从北征，前锋已平洛阳，而未遣九锡。弘衔使还都，讽朝廷。时刘穆之掌留任，而旨乃从北来，穆之愧惧，发病遂卒。〔卷二十一《王弘传》第1页〕

盈缩之期，  
不尽在天。养怡  
之福，可以永年。

时有前将军陈天福，坐讨唐寓之于钱唐，掠夺百姓财物弃市。先是天福将行，令家人豫作寿冢，未至东，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又宋世光禄大夫刘镇之，年三十许，病笃，已办凶具，既而疾愈，因畜棺以为寿，九十余乃亡，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卷二十二《王僧虔传》第17页〕

颢字国章，初为豫州主簿，累迁晋陵太守，袭南昌县五等子。大明末，

〔1〕《后汉书·荀彧传》：“董昭等欲共进操爵国公，九锡备物，密以访彧。彧曰：‘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汉朝，虽勋庸崇著，犹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寝。操心不能平。会南征孙权，……彧病留寿春。操馈之食，发视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

## 袁顛无能

拜侍中，领前军将军。时新安王子鸾，以母嬖有盛宠，太子在东宫多过，上微有废太子立子鸾之意，从容言之。顛盛称太子好学，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入，顛亦厉色而出。……即以顛为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及至襄阳，使刘胡缮修兵械。会明帝定大事。……顛反意已定，……顛诈云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驰檄，奉劝晋安王子勛即大位。……顛本无将略，在军中未尝戎服，语不及战阵，唯赋诗谈议而已，不能抚接诸将。刘胡每论事，顛对甚简。由是大失人情，胡常切齿恚恨，……及刘胡叛走，……（顛）因又遁走，至鹄头，与戍主薛伯珍及其所领数千，步取青林，欲向寻阳。……伯珍请求间言，乃斩顛首，诣钱溪马军主襄阳俞湛之降。〔卷二十六《袁顛传》第3—5页〕

粲字景倩，洵弟子也。……明帝临崩，粲与褚彦回、刘劭并受顾命。

……后废帝即位，……二年，桂阳王休范为逆，粲扶曳入殿。……时兵难危急，贼已至南掖门，诸将意沮，咸莫能奋。粲慷慨谓诸将帅曰：“寇贼已逼，而众情离阻。孤子受先帝顾托，本以死报，今日当与诸护军同死社稷。”因命左右备马，辞色哀壮。于是陈显达等感激出战，贼即平殄。……时齐高帝方革命，粲自以身受顾托，不欲事二姓，密有异图。……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反。齐高帝自诣粲，粲称疾不见。……时齐高帝入屯朝堂。……粲克日谋矫太后令，使（王）韞、（卜）伯兴率宿卫兵攻齐高帝于朝堂，（黄）回率军来应，（刘）彦节、（任）侯伯等并赴石头。事泄。……齐高帝以报（王）敬则，敬则诛韞并伯兴，又遣军主戴僧静向石头助薛深。……粲还坐，列烛自照，谓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义至此耳。”……僧静乃并斩之。〔卷二十六《袁粲传》第5—10页〕

### 袁粲死节

此种推论，  
今犹有之。如曰  
一人小过勿治，  
众人皆将效尤。

好反而不好  
胜，古今一轨。

琇之有吏能，仕齐为吴令。有小儿，年十岁，偷刈邻家稻一束。琇之付狱案罪。或谏之，琇之曰：“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县中皆震肃。  
〔卷二十七《孔靖传》第3页〕

〔卷三十三至卷三十五册封面批语〕

（孔）熙先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驾，当由骨肉相残。江州应出天子。”以为义康当之。……大将军府史仲承祖，义康旧所信念，屡衔命下都，亦潜结腹心，规有异志。闻熙先有诚，密相结纳。丹阳尹徐湛之，素为义康所爱，虽为舅甥，恩过子弟。承祖因此结事湛之，告以密计。承祖南下，申义康意于萧思话及晔。……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将军衡阳王义季、右将军南平王铄出镇，上于虎帐冈祖道。晔等期以其日为乱。许耀侍上，扣刀以目晔，晔不敢视。俄而坐散，差互不得发。十一月，徐湛之上表告状，于是悉出檄书选事及同恶人名手迹，



诏收综等，并皆款服。〔卷三十三《范晔传》第6—7页〕

谁生厉阶，  
至今为梗。

义恭性甚狷隘，年又渐大，欲专政事，每为（刘）湛所裁。主佐之间，嫌隙遂构。……领军将军殷景仁以时贤零落，白文帝征湛。八年，召为太子詹事，加给事中，与景仁并被任遇。……明年，景仁转尚书仆射，领选护军将军。湛代为领军。十二年，又领詹事。湛与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议征之，甚相感悦。及俱被时遇，猜隙渐生。以景仁专内任，谓为间己。时彭城王义康专执朝权，而湛昔为上佐，遂以旧情，委心自结。欲因宰相之力回主心，倾黜景仁，独当时务。义康屡言之于文帝，其事不行。义康僚属及湛诸附隶，潜相约勒，无敢历殷氏门者。湛党刘敬文父成未悟其机，诣景仁求郡。敬文遽谢湛曰：“老父悖辜，遂就殷铁干禄。由敬文暗浅，上负生成，合门惭惧，无地自处。”敬文之奸谄如此。义康擅权专朝，威倾内外。湛

殷景仁与文  
帝密谋

愈推崇之，无复人臣之礼。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善论政道，并谕前代故事，听者忘疲。每入云龙门，御者便解驾，左右及羽仪随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为常。及晚节，驱煽义康，陵轹朝廷。上意虽内离，而待遇不改。上谓所亲曰：“刘斑初自西还，吾与语常看日早晚，虑其当去；比入，亦看日早晚，虑其不去。”湛小字斑兽，故云斑也。迁丹阳尹，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上与义康形迹既乖，衅难将结，湛亦知无复全地。及至丁艰，谓所亲曰：“今年必败。常日赖口舌争之，故得推迂耳。今既穷毒，无复此望，祸至其能久乎？”伏甲于室，以待上临吊。谋又泄，竟弗之幸。十月，诏收付廷尉，于狱伏诛，时年四十九。子黯等从诛。〔卷三十五《刘湛传》第2—4页〕

及（梁武）帝起兵，景宗聚众并率五服内子弟三百人从军。……（帝）以景宗为军锋，道次江宁。东昏



曹孟德、徐世勣、郭雀儿、赵玄郎亦用此等人。〔1〕

使贪使诈，梁武有焉。

将李居士以重兵镇新亭，景宗被甲驰战，居士弃甲奔走，景宗皆获之。又与王茂、吕僧珍犄角，破王珍国于大航。景宗军士皆桀黠无赖，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财物，略夺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顿西城，严申号令，然后稍息。城平，封湘西县侯，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天监元年，改封竟陵县侯。景宗在州，鬻货聚敛，于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而部曲残横，人颇厌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围刺史蔡道恭。城中负板而汲。景宗望关门不出，但耀军游猎而已。及司州城陷，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问。征为右卫将军。五年，魏中山王英攻钟离，围徐州刺史昌义之。武

〔1〕《文选》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曹操用了盗坟的无赖。徐世勣，即李勣，以避太宗讳，去世字，赐姓李。《新唐书·李勣传》说，年十七，从翟让为盗，翟让劫公私船取财，由是兵大掠。李勣也是用无赖抢劫的。郭雀儿，即后周太祖郭威。据《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载，郭威起兵入汴京，纵兵大掠。他用了杀人争物的无赖。赵玄郎不详。

此时梁武，  
犹知军机。

帝诏景宗督众军援义之，豫州刺史韦睿亦援焉，而受景宗节度。诏景宗顿道人洲，待众军齐集俱进。景宗欲专其功，乃违敕而进。遇暴风卒起，颇有沉溺，复还守先顿。帝闻之曰：“此所以破贼也。景宗不进，盖天意乎？若孤军独往，城不时立，必见狼狈。今得待众军同进，始可大捷矣。”〔卷五十五《曹景宗传》第4—5页〕

景宗亦豪杰  
哉

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脯，甜如甘露浆。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此邑邑使人气尽。”〔卷五十五《曹景宗传》第6—7页〕

韦睿字怀文，京兆杜陵人也。世

为三辅著姓。祖玄，避吏隐长安南山。宋武帝入关，以太尉掾征，不至。伯父祖征，宋末为光禄勋。父祖归，宁远长史。睿事继母以孝闻。祖征累为郡守，每携睿之职，视之如子。时睿内兄王澄、姨弟杜恽并有乡里盛名。祖征谓睿曰：“汝自谓何如澄、恽？”睿谦不敢对。祖征曰：“汝文章或小减，学识当过之。然干国家，成功业，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为梁州刺史，要睿俱行。梁土富饶，往者多以贿败。睿虽幼，独以廉闻。……睿多建策，皆见用。大军发郢，谋留守将，上难其人。久之，顾睿曰：“弃骐驎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为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垂十万。闭垒经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积尸于床下，而生者寝处其上，每屋盈满。睿料简隐恤，咸为营理，百姓赖之。梁台建，征为大理。武帝即位，迁廷尉，封梁都子。天监二年，改封永昌，再迁豫州刺史，领历阳太守。魏遣众来伐，睿率州兵击走之。四年

### 善守

躬自调查研究  
究

以众击少  
机不可失

决心

躬自调查研究  
究

以少击众

侵魏，诏睿都督众军。睿遣长史王超宗、梁郡太守冯道根攻魏小岷城，未能拔。睿巡行围栅，魏城中忽出数百人，陈于门外。睿欲击之，诸将皆曰：“向本轻来，请还授甲而后战。”睿曰：“魏城中二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保。今无故出人于外，必其骁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众犹迟疑，睿指其节曰：“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睿之法，不可犯也。”乃进兵，魏军败。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进讨合肥。先是右军司马胡景略至合肥，久未能下。睿案行山川，曰：“吾闻汾水可以灌平阳，即此是也。”乃堰肥水。顷之，堰成水通，舟舰继至。魏初分筑东西小城，夹合肥。睿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将杨灵胤帅军五万奄至，众惧不敌，请表益兵。睿曰：“贼已至城下，方复求军，且吾求济师，彼亦征众，师克在和，古人之义也。”因战破之，军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军主王怀静筑城于岸守之。魏攻陷城，乘胜至睿堤下。军监潘灵祐劝睿退还巢湖，诸

将又请走保三义。睿怒曰：“将军死绥，有前无却。”因令取缴扇麾幢，树之堤下，示无动志。睿素羸，每战不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督励众军。魏兵凿堤，睿亲与争。魏军却，因筑垒于堤以自固。起斗舰，高与合肥城等，四面临之。城溃，俘获万余，所获军实，无所私焉。初，胡景略与前军赵祖悦同军交恶，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啮其齿，齿皆流血。睿以将帅不和，将致患祸，酌酒自劝景略曰：“且愿两虎勿复私斗。”故终于此役，得无害焉。睿每昼接客旅，夜算军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舍，修立馆宇，藩篱墉壁，皆应准绳。合肥既平，有诏班师。去魏军既近，惧为所蹶。睿悉遣辎重居前，身乘小舆殿后。魏人服睿威名，望之不敢逼，全军而还。于是迁豫州于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围刺史昌义之于钟离。众兵百万，连城四十余。武帝遣征北将军曹景宗拒之，次邵阳洲，筑垒相守，

以少击众  
 将在前线  
 将在前线  
 不贪财  
 干部需和  
 劳谦君子  
 虽众，何所用之。  
 良将也。仅

次于韦睿、裴邃。

敢以数万敌  
百万，有刘秀、周  
瑜之风〔1〕。

此别一城，  
非韦睿新筑邵阳  
洲之城。

未敢进。帝怒，诏睿会焉，赐以龙环御刀，曰：“诸将有不用命者，斩之。”睿自合肥径阴陵大泽，过涧谷，辄飞桥以济师。人畏魏军盛，多劝睿缓行。睿曰：“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旬日而至邵阳。初，帝敕景宗曰：“韦睿，卿乡望，宜善敬之。”景宗见睿甚谨。帝闻曰：“二将和，师必济矣。”睿于景宗营前二十里，夜掘长堑，树鹿角，截洲为城，比晓而营立。元英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景宗虑城中危惧，乃募军士言文达、洪骐骥等赍敕入城，使固城守。潜行水底，得达东城。城中战守日苦，始知有援，于是人百其勇。魏将杨大眼将万余骑来战。大眼以勇冠三军，所向皆靡。睿结车为阵，大眼聚骑围之。睿以强弩二千，一时俱发，洞甲穿中，杀伤者

---

〔1〕《通鉴》更始元年，王莽军四十三万，号百万，攻昆阳。六月，刘秀与敢死者三千人，冲王莽军中坚，城中亦鼓噪而出，莽军大败。建安十三年，曹操率水步军称八十万，与周瑜军三万相持于赤壁。十月，周瑜用火攻大破曹操军。



众。矢贯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旦，元英自率众来战。睿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以麾军，一日数合，英甚惮其强。魏军又夜来攻城，飞矢雨集。睿子黯请下城以避箭，睿不许。军中惊，睿于城上厉声呵之，乃定。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睿装大舰，使梁郡太守冯道根、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为水军。会淮水暴长，睿即遣之，斗舰竞发，皆临贼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风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人大溃，元英脱身遁走。魏军趋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其余释甲稽颡，乞为囚奴，犹数十万。睿遣报昌义之，义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帝遣中书郎周舍劳军于淮上。睿积所获于军门。舍观之，谓睿曰：“君此获复与熊耳山等矣。”以功进爵为侯。七年，迁左卫将

百万之众，  
皆尽。

今湖北安陆  
县

此曹操  
语〔1〕。夏侯渊不  
听曹公此语，故  
致军败身死。

仁者必有勇

军。俄为安西长史、南郡太守。会司州刺史马仙琕自北还军，为魏人所蹶，三关扰动。诏睿督众军援焉。睿至安陆，增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堑，起高楼，众颇讥其示弱。睿曰：“不然，为将当有怯时。”是时，元英复追仙琕，将复邵阳之耻，闻睿至乃退。帝亦诏罢军。十三年，为丹阳尹，以公事免。十四年，为雍州刺史。初，睿起兵乡中，客阴双光泣止睿。睿还为州，双光道候，睿笑曰：“若从公言，乞食于路矣。”餉耕牛十头。睿于故旧无所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与假板县令，乡里甚怀之。十五年，拜表致仕，优诏不许。征拜护军，给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尝忤视，武帝甚礼敬之。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后为护军，居家无事，慕万石、陆贾之为，因画之于壁以自玩。

〔1〕《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初，渊虽数战胜，太祖常戒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



我党干部应  
学韦睿作风

使曹景宗胜  
曹景宗不如  
韦睿远矣

时虽老，暇日犹课诸儿以学。第三子棱尤明经史，世称其洽闻。睿每坐，使棱说书。其所发擿，棱犹弗之逮。武帝方锐意释氏，天下咸从风而化。睿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与众俯仰，所行略如他日。普通元年，迁侍中、车骑将军，未拜，卒于家，年七十九。遗令薄葬，敛以时服。武帝即日临哭甚恻，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严。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与裴邃俱为梁世名将，余人莫及。初，邵阳之役，昌义之甚德睿，请曹景宗与睿会，因设钱二十万，官赌之。景宗掷得雉，睿徐掷得卢，遽取一子反之，曰“异事”，遂作塞。景宗时与群帅争先启之捷，睿独居后，其不尚胜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贤之。睿兄纂、阐，并早知名。纂仕齐，位司徒记室、特进。沈约尝称纂于上曰：

“恨陛下不与此人同时，其学非臣辈也。”闾为建宁县，所得俸禄百余万，还家悉委伯父处分，乡里宗事之。位通直郎。

### 韦放有父风

睿子放，字元直。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大通元年，武帝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陽，又以放為明威將軍，總兵會之。魏大將軍費穆率眾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眾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爾！”乃免胄下馬，據胡床處分，士卒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逐北至渦陽。〔卷五十八《韋睿傳》第1—7頁〕

### 《陳慶之傳》

再讀此傳，  
為之神往。

一九六九年  
六月三日在武昌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常山王元昭等東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韋放曰：“賊鋒必是輕銳，戰捷不足為功。如不利，沮我軍勢，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須挫其氣，必無不敗之理。”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

人震恐。庆之还，共诸将连营西进，据涡阳城，与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数十百战，师老气衰。魏之援军，复欲筑垒于军后。仲宗等恐腹背受敌，谋退。庆之仗节军门曰：“须虏围合，然后与战。若欲班师，庆之别有密敕。”仲宗壮其计，乃从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庆之陷其四垒，九城兵甲犹盛。乃陈其俘馘，鼓噪攻之，遂奔溃，斩获略尽，涡水咽流。……魏左仆射杨昱等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众七万据荥阳拒颍，兵强城固。魏将元天穆大军复将至，先遣其骠骑将军尔朱兆、骑将鲁安等援杨昱，又遣右仆射尔朱世隆、西荆州刺史王黑据虎牢。时荥阳未拔，士众皆恐。庆之乃解鞍秣马，宣喻众曰：“我等才有七千，贼众四十余万。今日之事，义不图存，须平其城垒。”一鼓悉使登城。壮士东阳宋景休、义兴鱼天愍逾堞而入，遂克之。俄而魏阵外合，庆之率精兵三千，大破之。鲁安于阵乞降，天穆、兆单骑获免。进赴虎牢，尔朱世隆弃城走。〔卷六十一

## 《陈庆之传》第5—7页]

此等语，与孙权诘陆逊语同。〔1〕

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

武帝大怒，召主书于前，口受敕责琛曰：“朕有天下四十余年，公车讠言，日闻听览。每苦倥傯，更憎惛惑。卿珥貂纒组，博问洽闻，不宜同于闾茸，止取名字，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不能受。卿云：‘今北边稽服，政是生聚教训之时，而人失安居，牧守之过。’但大泽之中，有龙有蛇，纵不尽善，不能皆恶。卿可分明显出其人。卿云：‘宜导之以节俭。’又云：‘至道者必以淳素为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朕绝房室三十余年，不与女人同屋而寝，亦三十余年。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饮酒，受生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朕

〔1〕《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诏曰：‘朕以不德，应期践运，王涂未一，奸宄充路，夙夜战惧，不遑鉴寐。惟君天资聪睿，明德显荣，统任上将，匡国弭难。……君其茂昭明德，修乃懿绩，敬服王命，绥靖四方。’”

“专听生奸，  
独任成乱”，梁武  
有焉。

三更出理事，随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既常一食，若昼若夜，无有定时，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过于十围，今之瘦削，裁二尺余。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为谁为之，救物故也。……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诡竞求进。’今不许外人呈事，于义可否？以噎废餐，此之谓也。若断呈事，谁尸其任？专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专听生奸，独任成乱。’何者是宜，具以奏闻。”〔卷六十二 《贺琛传》第6—7页〕

# 读《北史》批语

北 史

〔唐〕李延寿撰

乾隆十二年武英殿板

同治八年岭南葑古堂重刻



## 中间突破

(大统)三年正月,东魏寇龙门,屯军蒲坂,造三道浮桥度河。又遣其将竇泰趣潼关,高昂围洛州。帝出军广阳,召诸将谓曰:“贼倚吾三面,又造桥示欲必度,是欲缀吾军,使竇泰得西入耳。且(高)欢起兵以来,泰每先驱,下多锐卒,屡胜而骄。今袭之必克,克泰,则欢不战而走矣。”……庚戌,帝还长安,声言欲向陇右。辛亥,谒魏帝,而潜军至小关。竇泰卒闻军至,陈未成。帝击之,尽俘其众,斩泰,传首长安。高昂闻之,焚辎重而走。齐神武亦撤桥而退。帝乃还。〔卷九《周本纪》上第10页〕

## 商业发展

## 此不可能

(开皇)十八年春正月辛丑,诏曰:“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卷十一《隋本纪》上第25—



## 26 页〕

王建庸人，  
不知政治。

王建，广宁人也。……建少尚公主。登国初，为外朝大人。……又从征卫辰，破之，为中部大人。破慕容宝于参合；帝（魏道武帝）乘胜将席卷南夏。于是简择俘众，有才能者留之，其余欲悉给衣粮遣归，令中州之人咸知恩德。建以为宝覆败于此，国内空虚，获而归之，纵敌生患，不如杀之。帝曰：“若从建言，非伐罪吊人之义。”诸将咸以建言为然。建又固执，乃坑之。帝既而悔焉。……车驾幸钜鹿，破宝众于柏肆坞，遂围中山。宝弃城走和龙，城内无主，将夜入，乘胜据守其门。建贪而无谋，意在虏获；恐士卒肆掠，盗乱府库，请候天明，帝乃止。是夜，徒何人共立慕容普麟为主，遂闭门固守。帝乃悉众攻之，使人登巢车临城，招其众。皆曰：“但恐如参合之众，故求全月日命耳。”帝闻之，顾视建而唾其面。〔卷二十《王建传》第 24—25 页〕

冤哉枉也

王建位遇既高，讦以求直。参合之役，不其罪欤！罗结枝附叶从，子孙荣禄。楼伏连、闾大肥，并征伐著绩，策名前代。奚牧、和跋、莫题、贺狄干、李栗、奚眷，有忠勤征伐之效，不能以功名自卑，俱至诛夷，亦各其命也。〔卷二十《王建、罗结、楼伏连……》列传第八 第30页〕



# 读《旧唐书》批语

## 旧唐书

〔后晋〕刘昫等撰

乾隆十二年武英殿板，  
同治八年岭南葑古堂重刻；  
《四部备要·史部》，上海  
中华书局据武英殿本校刊



高祖以周天和元年生于长安。七岁，袭唐国公。及长，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

### 遇事无断制

史臣曰：……然而优柔失断，浸润得行。诛文静则议法不从，酬裴寂则曲恩太过。奸佞由之贝锦，嬖幸得以掇蜂。献公遂间于申生，小白宁怀于召忽。一旦兵交爱子，矢集申孙。匈奴寻犯于便桥，京邑咸忧于左衽。不有圣子，王业殆哉！〔卷一本纪第一《高祖》第1—17页〕

近三百万人，当不包括新罗、百济。

（乾封）三年，……九月癸巳，司空英国公勣破高丽，拔平壤城，擒其王高藏及其大臣男建等以归。境内尽降。其城一百七十，户六十九万七千。以其地为安东都护府，分置四十二州。〔卷五本纪第五《高宗》下第2页，《四部备要·史部》，上海中华书局据

## 武英殿本校刊]

有妇人焉，  
九人而已。

平阳公主，高祖第三女也，太穆皇后所生。……六年，薨。及将葬，诏加前后部羽葆鼓吹、大辂、麾幢、班剑四十人、虎贲甲卒。太常奏议，以礼，妇人无鼓吹。高祖曰：“鼓吹，军乐也。往者公主于司竹举兵以应义旗，亲执金鼓，有克定之勋。周之文母，列于十乱，公主功参佐命，非常妇人之所匹也。何得无鼓吹！”〔卷五十八《平阳公主传》第11—12页〕

李元昌与李  
承乾谋反

汉王元昌，高祖第七子也。少好学，善隶书。武德三年，封为鲁王。贞观五年，授华州刺史，转梁州都督。十年，改封汉王。元昌在州，颇违宪法。太宗手敕责之。初不自咎，更怀怨望。知太子承乾嫉魏王泰之宠，乃相附托，图为不轨。十六年，元昌来朝京师，承乾频召入东宫夜宿。因谓承乾曰：“愿殿下早为天子。近见御侧有一宫人，善弹琵琶，事平之后，当望垂赐。”承

乾许诺。又刻臂出血，以帛拭之，烧作灰，和酒同饮。共为信誓，潜伺间隙。〔卷六十四《李元昌传》第13页〕

盛彦师者，宋州虞城人。大业中，为澄城长。义师至汾阴，率宾客千余人济河上谒，拜银青光禄大夫、行军总管，从平京城。俄与史万宝镇宜阳以拒东寇。及李密之叛，将出山南。史万宝惧密威名，不敢拒。……彦师笑曰：“请以数千之众邀之，必梟其首。”万宝曰：“计将安出？”对曰：“军法尚诈，不可为公说之。”便领众逾熊耳山南，傍道而止。……或问之曰：“闻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彦师曰：“密声言往洛，实走襄城就张善相耳，必当出人不意。若贼入谷口，我自后追之，山路险隘，无所展力，一夫殿后，必不能制。今吾先得武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陕州，以为余不足虑，遂拥众徐行，果逾山南渡。彦师击之，密众首尾断绝，不得相救，遂斩李密，



盛彦师名将，冤死。

追擒伯当。……会徐圆朗反，彦师为安抚大使，因战，遂没于贼。圆朗礼厚之。……贼平，彦师竟以罪赐死。〔卷六十九《盛彦师传》第12—13页〕

刘世让冤死

刘世让字元钦，雍州醴泉人也。仕隋征仕郎。高祖入长安，世让以沛川归国，拜通议大夫。……高祖问以备边之策，世让答曰：“突厥南寇，徒以马邑为其中路耳。如臣所计，请于崞城置一智勇之将，多储金帛，有来降者，厚赏赐之。数出奇兵，略其城下，芟践禾稼，败其生业。不出岁余，彼当无食，马邑不足图也。”高祖曰：“非公无可任者。”乃使驰驿往经略之。突厥惧其威名，乃纵反间，言世让与可汗通谋，将为乱。高祖不之察，遂诛世让，籍没其家。〔卷六十九《刘世让传》第14—15页〕

李君羨者，洺州武安人也。初为王世充骠骑，恶世充之为人，乃与其

## 李君羨冤死

党叛而来归。太宗引为左右。……贞观初，太白频昼见。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谣言：“当有女武王者。”太宗恶之。时君羨为左武卫将军，在玄武门。太宗因武官内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羨自称小名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又以君羨封邑（武连郡公）及属县皆有武字，深恶之。会御史奏君羨与妖人员道信潜相谋结，将为不轨，遂下诏诛之。〔卷六十九《李君羨传》第16—17页〕

李世民的  
工作方法有四

陛下（李世民）每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事远方，不藉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

此之四道，独迈往初，斯实生民以来一人而已。〔卷七十二《李百药传》第12—13页〕

可能是支气  
管炎

太宗将幸九成宫，思廉谏曰：“离宫游幸，秦皇、汉武之事，固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言甚切至。太宗谕曰：“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赏也。”〔卷七十三《姚思廉传》第7页〕

不确，比于  
隋时，大约五分  
之一。

（贞观）十一年，周又上疏曰：“……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夏秋冬夏，略无休时。……”〔卷七十四《马周传》第10页〕

时校书郎王玄度注《尚书》、《毛诗》，毁孔、郑旧义。上表请废旧注，行己所注者。诏礼部集诸儒详议。玄度口辩，诸博士皆不能诘之。郎中许敬宗请付秘阁，藏其书，河间王孝恭

可惜

特请与孔、郑并行。仁师以玄度穿凿不经，乃条其不合大义，驳奏请罢之。诏竟依仁师议，玄度遂废。〔卷七十四《崔仁师传》第15页〕

老而不死，  
年八十一。

许敬宗，杭州新城人，隋礼部侍郎善心子也。……高宗将废皇后王氏而立武昭仪，敬宗特赞成其计。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并直言忤旨，敬宗与李义府潜加诬构，并流死于岭外。……敬宗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敬宗嫁女与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婚，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并升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同卷。……（咸亨）三年薨，年八十一。〔卷八十二《许敬宗传》第1—4页〕

笑里藏刀李  
义府

义府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卷八十二《李义府传》

## 第7页]

苏定方，冀州武邑人也。……随李靖袭突厥颉利于碛口。靖使定方率二百骑，为前锋，乘雾而行。去贼一里许，忽然雾歇，望见其牙帐，驰掩，杀数十百人。颉利及隋公主狼狈散走，余众俯伏。……从左卫大将军程知节征贺鲁，……定方正歇马，隔一小岭，去知节十许里，望见尘起，率五百骑驰往击之。贼众大溃，追奔二十里，杀千五百余人，获马二千匹。……又征贺鲁，……定方率回纥及汉兵万余人击之。贼轻定方兵少，四面围之。定方令步卒据原，攒稍外向，亲领汉骑阵于北原。贼先击步军，三冲不入，定方乘势击之，贼遂大溃，追奔三十里，杀人马数万。……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卷八十三《苏定方传》第4—8页〕

苏定方，名将亦大将，年七十六。

魏玄同，定州鼓城人也。举进士，累转司列大夫。……则天临朝，迁太

魏玄同，裴炎党也。

中大夫、鸾台侍郎，依前知政事。垂拱三年，加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纳言，封钜鹿男。玄同素与裴炎结交，能保终始，时人呼为耐久朋。〔卷八十七《魏玄同传》第6—11页〕

小学七年，大学包括中学在内。

时学校颓废，刑法滥酷。嗣立上疏谏曰：“……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学而成者也。”〔卷八十八《韦嗣立传》第5—6页〕

朱敬则字少连，亳州永城人也。……敬则以则天初临朝称制，天下颇多流言异议。至是，既渐宁晏，宜绝告密罗织之徒。上疏曰：“臣闻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门，张公室。弃无用之费，损不急之官。惜日爱功，疾耕急战。人繁国富，乃屠诸侯，此救弊之术也。故曰：刻薄可施于进趋，变诈可陈于攻战。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况锋镝已销，石

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年七十五。

城又毁，谅可易之以宽泰，润之以淳和。八风之乐以柔之，三代之礼以导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伏愿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辞，流旷荡之泽。去萋菲之牙角，顿奸险之锋芒，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岂不乐哉！”则天甚善之。……景龙三年五月，卒于家，年七十五。敬则尝采魏晋以来君臣成败之事，著《十代兴亡论》。又以前代文士论废五等者，以秦为失，事未折衷，乃著《五等论》曰：“昔秦废五等，崔寔、仲长统、王朗、曹冏等皆以为秦之失，予窃异之。……而王司徒屡请于当时，曹元首又勤于宗室，皆不知时也。”〔卷九十《朱敬则传》第4—9页〕

杨再思佞人

再思自历事三主，知政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为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必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必因而誉之。然恭慎畏忌，未



尝忤物。或谓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艰难，直者受祸。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卷九十《杨再思传》第10页〕

刘幽求，冀州武强人也。圣历年应制举，拜阆中尉。刺史不礼焉，乃弃官而归。久之，授朝邑尉。初，桓彦范、敬暉等虽诛张易之兄弟，竟不杀武三思。幽求谓桓、敬曰：“三思尚存，公辈终无葬地。若不早图，恐噬脐无及。”桓、敬等不从其言，后果为三思诬构，死于岭外。……姚崇素嫉忌之，乃奏言：“幽求郁快于散职，兼有怨言。”贬授睦州刺史，削其实封六百户。岁余，稍迁杭州刺史。三年，转桂阳郡刺史，在道愤恚而卒，年六十一。〔卷九十七《刘幽求传》第1—3页〕

刘幽求能伸而不能屈，年六十一，以恚死。

钟绍京，虔州赣人也。初为司农录事，以工书直凤阁，则天时明堂门额、九鼎之铭，及诸宫殿门榜，皆绍京所题。……年八十余卒。绍京雅好



钟绍京，书法家，年八十余。

书画古迹，聚二王及褚遂良书至数十百卷。〔卷九十七《钟绍京传》第3—4页〕

起特奇

文宗即位，恭俭求礼。太和二年，策试贤良曰：……时对策者百余人。所对，止循常务。唯蕡，切论黄门太横，将危宗社。对曰：“臣诚不佞，有匡国致君之术，无位而不得行。有犯颜敢谏之心，无路而不得进。但怀愤郁抑，思有时而一发耳。常欲与庶人议于道，商旅谤于市，得通上听，一悟主心，虽被妖言之罪，无所悔焉。况逢陛下，以至德嗣兴，以大明垂照。询求过阙，咨访谏猷。制诏中外，举直言极谏者，臣既辱斯举，专承大问，敢不悉意以言。……伏惟圣策有思先古之理，念玄默之化，将欲通天人以齐俗，和阴阳以煦物，见陛下慕道之深也。……伏以圣策有求贤箴阙之言，审政辨疵之念，见陛下咨访之勤也。遂小臣屏奸豪之志，则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济之心，则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则理古可

以上导语，  
以下条对。

近。礼乐之方著，而和气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权，严尤所陈，无最上之策。元凯之所先，不若唐虞之考绩。叔子之所务，不若重华之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为上圣之龟鉴，何足以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系安危之机，兆存亡之变者，臣请披沥肝胆，为陛下别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谓哲王之理，其则不远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终始不懈而已。……”〔卷一百九十下《刘蕡传》第9—11页，《四部备要·史部》，上海中华书局据武英殿本校刊〕



# 读《新唐书》批语

新 唐 书

〔宋〕欧阳修、宋祁撰

乾隆十二年武英殿板

同治八年岭南葑古堂重刻



李汉，道玄  
六世孙。

韩愈文集，  
为李汉编辑得  
全，欧阳修得之  
于随县〔1〕，因以  
流传，厥功伟哉。

李恪英物，  
李治朽物，知子  
莫若父。然卒听  
长孙无忌之言，  
可谓聪明一世，

淮阳壮王道玄性谨厚，习技击，然  
进止都雅。……六世孙汉。汉字南纪。  
少事韩愈，通古学，属辞雄蔚。为人  
刚，略类愈，愈爱重，以子妻之。擢  
进士第，迁累左拾遗。〔卷七十八《李  
汉传》第5—6页〕

郁林王恪始王长沙，俄进封汉。  
……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都督。恪  
善骑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炀帝女，地  
亲望高，中外所向。帝初以晋王为太  
子，又欲立恪。长孙无忌固争，帝曰：  
“公岂以非己甥邪？且儿英果类我，若  
保护舅氏，未可知。”无忌曰：“晋王  
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  
况储位乎？”帝乃止，故无忌常恶之。  
永徽中，房遗爱谋反，因遂诛恪，以

〔1〕李汉《昌黎先生集序》：“先生歿，门人陇西李汉，辱知最厚且亲，遂收拾遗文，无所失坠。”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得蜀本韩文于随州李氏。”

懵懂一时。

绝天下望。临刑呼曰：“社稷有灵，无忌且族灭！”〔卷八十《李恪传》第3页〕

饮酒过量，  
使不永年。

马周字宾王，博州茌平人。少孤，家窶狭。嗜学，善《诗》、《春秋》。资旷迈，乡人以无细谨薄之。武德中，补州助教，不治事。刺史达奚恕数咎让。周乃去，客密州。赵仁本高其才，厚以装，使入关。留客汴，为浚仪令崔贤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丰逆旅，主人不之顾。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众异之。……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卷九十八《马周传》第8—14页〕

周上疏曰：“……臣伏见诏宗室功臣，悉就藩国，遂貽子孙，世守其政。窃惟陛下之意，诚爱之重之，欲其裔绪承守，与国无疆也。臣谓必如诏书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贵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尧、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袭封嗣职，兆庶

被殃，国家蒙患。正欲绝之，则子文之治犹在也；正欲存之，则桀纣之恶已暴矣。必曰与其毒害于见存之人，宁割恩于已亡之臣，则向所谓爱之重之者，适所以伤之也。”……又言：“臣历观夏、商、周、汉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岂无僻王，赖先哲以免。自魏、晋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仁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隆禹、汤、文、武之道，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世之基，岂特持当年而已。然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还，往来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

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四五年以来，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臣窃寻自古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悔，未有重能安全者。……”疏奏，帝称善。〔卷九十八《马周传》第8—13页〕

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赞曰：周之遇太宗，顾不异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习宪章者，非王佐才，畴以及兹？其自视与筑岩钓渭，亦何以异。迹夫帝锐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时，以明佐圣，故君宰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卷九十八《马周传》第15页〕

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为人诬构，有功争不能得。秋官侍郎周兴劾之曰：“汉法，附下罔上者斩，面欺者亦斩；

“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在古，析言破律者杀。有功故出反囚，罪当诛，请按之。”（武）后不许。犹坐免官。俄起为左肃政台侍御史。辞曰：“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闻有功复进，洒然相贺。〔卷一百十三《徐有功传》第7页〕

姚崇字元之，陕州硤石人。……崇少倜傥，尚气节。长乃好学，仕为孝敬挽郎，举下笔成章。……先天二年，玄宗讲武新丰，……密召崇。崇至，……帝曰：“卿宜遂相朕。”……崇因跪奏：“臣愿以十事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辞。”帝曰：“试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幸边功可乎？比来壬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

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寝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诤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巨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顿首谢。……

中宗时，近戚奏度僧尼，温户强丁，因避赋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苍生安稳，是谓佛理，乌用奸人以汨真教？”帝善之，诏天下汰僧伪滥，发而农者余万二千人。……开元四年，山东大蝗。民祭且拜，坐视食苗不敢捕。崇奏：“《诗》云：‘秉彼蠹贼，付畀炎火。’……”乃出御史为捕蝗使，分道杀蝗。……帝将幸东都，而太庙屋自

坏。……帝以问崇。对曰：“臣闻隋取苻坚故殿以营庙，而唐因之。且山有朽壤乃崩，况木积年而木自当蠹乎？但坏与行会，不缘行而坏。且陛下以关中无年，输饷告劳，因以幸东都，所以为人不为己也。百司已戒，供拟既具，请车驾如行期。旧庙难复完，盍奉神主，舍太极殿，更作新庙，申诚奉大孝之德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第1—6页〕

韩愈《佛骨表》祖此

“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与之对翻，而兴命不延，国亦随灭。梁武帝身为寺奴，齐胡太后以六宫入道，皆亡国殄家。近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婴夷戮，为天下笑。五帝之时，父不丧子，兄不哭弟，致仁寿，无凶短也。下逮三王，国祚延久，其臣则彭祖、老聃，皆得长龄，此时无佛，岂抄经铸像力邪？缘死丧造经像，以为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经与像何所

施为？”〔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第6—7页〕

二人道同，  
方法有些不同。

赞曰：姚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而旧史不传。观开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诬已。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呜呼！崇劝天子不求边功，璟不肯赏边臣，而天宝之乱卒蹈其害，可谓先见矣。〔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第14—15页〕

大政治家、  
大军事家张说

张说字道济，或字说之。其先自范阳徙河南，更为洛阳人。永昌中，武后策贤良方正，诏吏部尚书李景谌糊名较复，说所对第一，后署乙等，授太子校书郎。迁左补缺。……太平公主引萧至忠、崔湜等为宰相，以说不附己，授尚书左丞，罢政事，为东都留守。说知太平等怀逆，乃因使以佩

刀献玄宗，请先决策。帝纳之。至忠等已诛，召为中书令，封燕国公。……朔方军大使王晙诛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罗、拔野固等皆疑惧。说持节从轻骑二十，直诣其部，宿帐下，召见酋豪，慰安之。副使李宪以虜难信，不宜涉不测。说报曰：“吾肉非黄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马，不畏其刺。士当见危致命，亦吾效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晙后讨兰池叛胡康待宾，诏说相闻经略。时党项羌亦连兵攻银城。说将步骑万人，出合河关掩击，破之，追北骆驼堰。羌胡自相猜，夜斗，待宾遁入铁建山，余众奔溃。说招纳党项，使复故处。副使史献请尽诛之，说不从，奏置麟州以安羌众。……时庆州方渠降胡康愿子反，自为可汗，掠牧马，西涉河出塞。说进讨，至木槃山禽之，俘获三千。……时卫兵贫弱，番休者亡命略尽，说建请一切募勇强士，优其科条，简色役。不旬日，得胜兵十三万，分补诸卫，以强京师，后所谓弘骑者也。〔卷一百二十五《张



说传》第8—12页]

玄宗能容韩  
休

……休峭鲠，时政所得失，言之未尝不尽。帝尝猎苑中，或大张乐，稍过差，必视左右曰：“韩休知否？”已而疏辄至。尝引鉴，默不乐。左右曰：“自韩休入朝，陛下无一日欢，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虽瘠，天下肥矣。且萧嵩每启事，必顺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寝。韩休敷陈治道，多讦直；我退而思天下，寝必安。吾用休，社稷计耳。”〔卷一百二十六《韩休传》第21页〕

此篇写得不错

湖南观察使李巽故与参隙，以状闻，又中人为之验左。帝大怒，以为外交戎臣，欲杀参。（陆）贽虽怨，然亦以杀之太重，乃贬驩州司马，逐其息景伯于泉州，女尼于郴州，没入贻产奴婢。帝又欲杀申、则之及属人荣，贽固争：“法有首从，首原则从减。荣与参虽善，然初无邪僻，数激愤有直言，晚颇疏忌，请贬荣远官，申、则

之除名流岭南。”诏可。时宦侍谤沮不已，参竟赐死于邕州，年六十，而杖杀申，免荣死，诸窦并逐云。〔卷一百四十五《窦参传》第21页〕

这一篇写得  
好

吴通玄者，海州人，与弟通微皆博学善文章。父道瓘，以道士诏授太子诸王经。故通玄等皆得侍太子游，太子待之甚善。……德宗立，弟兄踵召为翰林学士。顷之，通微迁职方郎中，通玄起居舍人，并知制诰。凡帝有撰述，非通玄笔未尝慊。与陆贄、吉中孚、韦执谊并位。……贄与窦参交恶，参从子申从舅嗣虢王则之方为金吾将军，故申介之，使结通玄兄弟，共危贄。而通玄以宗室女为外妇，帝知，未及责。则之飞谤云：“贄试进士，受贿赂。”帝恶诬构，大怒，罢参宰相，逐则之昭州司马，通玄泉州司马。又衔淫汗近属事，自诘之，不敢答，赐死长城驿。贄遂相矣。通玄死，通微白衣待罪于门，帝宥之。内惧祸，不敢行丧服。〔卷一百四十五《吴通玄传》



## 第 21—22 页]

## 多藏厚亡

叔明素豪侈，在蜀殖财，广第舍田产。歿数年，子孙骄纵，资产皆尽。世言多藏者以叔明为鉴云。〔卷一百四十七《李叔明传》第 10 页〕

徐州兵七百  
戍桂州，六岁不  
得代。

咸通中，南诏复盗边。武宁兵七  
百戍桂州，六岁不得代。列校许佶、赵  
可立因众怒，杀都将，诣监军使丐粮  
铠北还，不许。即擅斧库，劫战械，推  
粮料判官庞勋为长，勒众上道。……  
次潭州。监军诡夺其兵。勋畏必诛，篡  
舟循江下，益裒兵，招亡命，收银刀  
亡卒，艘匿之。及徐城……遂入徐州。  
……又徇下邳、涟水、宿迁、临淮、蕲、  
虹诸县，皆下。遣伪将屯柳子、屯丰、  
屯滕、屯沛、屯萧，以张其军，乃露  
章求节度使。……勋以张玄稔守宿州，  
张儒、刘景助之，自称统军，列壁相  
望。……承训攻贼，十遇皆胜，遣辩  
士以威动玄稔。玄稔，贼重将也，以  
帛书射城外，约诛勋自归，使张皋献

内部分裂，  
因而败亡。

期。俄与二将会柳溪，伏士于旁。玄稔驰骑呼曰：“庞勋首已枭仆射寨矣。”伏兴，斩刘景、张儒。玄稔率诸将肉袒见承训，自陈陷贼，不早奋，久暴王师，愿禽贼赎死。承训许之。〔卷一百四十八《康承训传》第9—14页〕

田弘正，好  
将军。

田弘正字安道。父廷玠，尚儒学，不乐军旅，与承嗣为从昆弟。……弘正幼通兵法，善骑射，承嗣爱之，以为必兴吾宗，名之曰兴。季安时，为衙内兵马使、同节度副使，封沂国公。……季安死，子怀谏袭节度，召还旧职。怀谏委政于家奴蒋士则，措置不平。众怒，咸曰：“兵马使吾帅也。”牙兵即诣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纳，众哗于门，弘正出，众拜之，胁还府。弘正顿于地，度不免，即令于军曰：“尔属不以吾不肖，使主军。今与公等约，能听命否？”皆曰：“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举六州版籍请吏于朝。苟天子未命，敢有请吾旂节者死，杀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诺。”遂到

府，杀士则及支党十余人。于是图魏、博、相、卫、贝、澶之地，籍其人以献，不敢署僚属，而待王官。〔卷一百四十八《田弘正传》第16—17页〕

青年将军王  
承元

王承元者，承宗弟也。有沈谋。年十六，劝承宗亟引兵共讨李师道。承宗少之，不用，然军中往往指目之。承宗死，未发丧，大将谋取帅它姓。参谋崔燧与诸校计，以祖母凉国夫人李命承元嗣。承元泣且拜，不受。诸将牢请，承元曰：“上使中贵人监军，盍先请？”监军至，又如命，乃谢曰：“诸君不忘王氏以及孺子，苟有令，其从我乎？”众曰：“惟所命。”……徙承元鄜坊丹延节度，俄徙凤翔。凤翔右表泾、原，地平少岩险。吐蕃数入盗。承元据胜地为障，置守兵千，诏号临汧城。府郭左百贾州聚，异时为虏剽夺，至燎烽相警。承元版堞缭之，人乃告安。〔卷一百四十八《王承元传》第22—23页〕

## 国营商业

赞曰：生人之本，食与货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权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刘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货，以佐军兴。虽挈兵数十年，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债而振，晏有劳焉，可谓知取予矣。其经晏辟署者，皆用材显。循其法，亦能富国云。〔卷一百四十九《刘晏传》第14页〕

调查研究，  
出以亲身。

王承宗、李师道谋缓蔡兵，乃伏盗京师，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击度，刃三进，断靴，刺背，裂中单，又伤首，度冒毡得不死。……议者欲罢度，安二镇反侧。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罢之，是贼计适行。吾倚度，足破三贼矣。”度亦以权纪未张，王室陵迟，常愤愧无死所。自行营归，知贼曲折，帝益信杖。〔卷一百七十三《裴度传》第1—2页〕

卢纶字允言，河中蒲人。避天宝

## 大历十子

十子中只钱  
起为进士

乱，客鄱阳。大历初，数举进士不入第。元载取纶文以进，补阆乡尉。累迁监察御史，辄称疾去。坐与王缙善，久不调。浑瑊镇河中，辟元帅判官，累迁检校户部郎中。尝朝京师。是时，舅韦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见禁中。帝有所作，辄使赓和。异日问渠牟：“卢纶、李益何在？”答曰：“纶从浑瑊在河中。”驿召之，会卒。纶与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伟、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中孚，鄱阳人，官户部侍郎。翃字君平，南阳人。侯希逸表佐淄青幕府。……终中书舍人。起，吴兴人。天宝中举进士，与郎士元齐名。时语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终考功郎中。曙字文初，广平人。从韦皋于剑南，终虞部郎中。发，晋卿子，终都官员外郎。峒终右补缺。伟右拾遗。审侍御史。端，赵州人。……终杭州司马。〔卷二百〇三《卢纶传》第9—10页〕

脑溢血，或  
心肌梗塞，或毒  
癌，终绝。

王太后病风，不能言，脉沉，难  
对。医家告术穷。胤宗曰：“饵液不可  
进。”即以黄耆、防风煮汤数十斛，置  
床下，气如雾，熏薄之。是夕语。〔卷  
二百〇四《许胤宗传》第3页〕



# 读《旧五代史》批语

旧五代史

〔宋〕薛居正等撰

乾隆十二年武英殿板

同治八年岭南藤古堂重刻





才数百人

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姓朱氏，讳晃，本名温，宋州砀山人。……（广明）三年三月，僖宗制，授帝宣武军节度使，依前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仍令候收复京阙，即得赴镇。四月，（黄）巢军自蓝关南走，帝与诸侯之师俱收长安。乃率部下一旅之众，仗节东下。七月丁卯，入于梁苑。是时帝年三十有二。〔卷一《梁书·太祖本纪》一第1—2页〕

唐宗失计平  
蔡州〔1〕

龙纪元年……二月，蔡将申丛遣使来告，缚秦宗权于帐下，折其足而囚之矣。帝即日承制以丛为淮西留后。未几，丛复为都将郭璠所杀。是月，璠执宗权来献，帝遣行军司马李璠、牙校朱克让槛送于长安。既至，昭宗御延喜楼受俘，即斩宗权于独柳树下。

〔1〕 蔡州本属唐朝，平蔡后，落入朱温手中，朱温又因此加封，参预朝政。

蔡州平。……三月，又加帝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进封东平王，赏平蔡之功也。〔卷一《梁书·太祖本纪》一第8—9页〕

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

（大顺）二年春正月，魏军屯于内黄。丙辰，帝与之接战，自内黄至永定桥，魏军五败，斩首万余级。罗弘信惧，遣使持厚币请和。帝命止其焚掠而归其俘，弘信由是感悦而听命焉。乃收军屯于河上。八月己丑，帝遣丁会急攻宿州，刺史张筠坚守其壁。会乃率众于州东筑堰，壅汴水以浸其城。十月壬午，筠遂降，宿州平。十一月丁未，曹州裨将郭绍宾杀刺史郭饶，举郡来降。是月，徐将刘知俊率众二千来降，自是徐军不振。十二月，兖州朱瑾领军三万寇单父，帝遣丁会领大军袭败之于金乡界，杀二万余众，瑾单马遁去。〔卷一《梁书·太祖本纪》一第10页〕

（乾宁）二年正月癸亥，遣朱友

万骑不实

又是万骑

恭帅师复伐兗，遂堑而围之。……二月己酉，帝领亲军屯于单父，以为友恭之援。四月，濠、寿二州复为杨行密所陷。是时，太原遣将史伊儿、李承嗣以万骑驰入于郟。朱友恭遂归于汴。……三年正月，河东李克用既破汾州，欲谋争霸，乃遣蕃将张污落以万骑寨于河北之莘县，声言欲救兗、郟。〔卷一《梁书·太祖本纪》一第11—13页〕

以为任子

魏博罗绍威二男廷望、廷矩，年在幼稚，皆有材器，帝以其藩屏勋臣之胄，宜受非次之用，皆擢为郎。恩命既行之后，二子亦就班列。绍威乃上章，以齿幼未任公事，乞免主印、宿值。从之。〔卷三《梁书·太祖本纪》三第9页〕

帝惊起，问：“反者为谁？”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贼，恨不早杀之。汝悖逆如此，天地岂容汝乎！”友珪曰：“老贼万段！”友珪仆夫冯廷谔刺帝腹，刃出于背。友珪自以败毡裹之，瘞于寝殿，秘不发丧。遣供奉官丁昭溥驰诣东

不书死而书  
葬，盖阙文也。

都，命均王友贞杀友文。己卯，矫诏称：“博王友文谋逆，遣兵突入殿中，赖郢王友珪忠孝，将兵诛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惊，弥致危殆，宜令友珪权主军国之务。”韩勅为友珪谋，多出府库金帛，赐诸军及百官以取悦。辛巳，丁昭溥还，闻友文已死，乃发丧，宣遗制，友珪即皇帝位。友珪葬太祖于伊阙县，号宣陵。〔卷七《梁书·太祖本纪》七第5—6页〕

此等作法项  
羽有之〔1〕

光启元年，蔡贼秦宗权遣将孙儒来攻。罕之对垒数月，以兵少备竭，委城而遁，西保于渑池。蔡贼据京城月余，焚烧宫阙，剽剥居民。贼既退去，鞠为灰烬，寂无鸡犬之音。罕之复引其众，筑垒于市西。明年冬，诸葛爽死，其将刘经，推爽子仲方为帅。经惧罕之难制，自引兵镇洛阳。〔卷十五《梁书·李罕之传》第4页〕

雷满，武陵洞蛮也。……又尝于府署浚一深潭，构大亭于其上。每邻

〔1〕《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宝货妇女而东。”

此人习水是  
好事

道使车经由，必召筵于中，且言：“此水府也，中有蛟龙，奇怪万态，惟余能游焉。”或酒酣对客，即取筵中宝器乱掷于潭中。因自褫其衣，裸露其文身，遽跃入水底，遍取所掷宝器，戏弄于水面，久之方出，复整衣就座，其诡诞如此。〔卷十七《梁书·雷满传》第8页〕

沙陀最危急  
之秋，亦即转守  
为攻之会，世态  
每每如此，不可  
不察也。

（天复元年）四月，汴将氏叔琮率兵五万，自太行路寇泽、潞，魏博大将张文恭领军自新口入，葛从周领兖、郓之众自土门入，张归厚以邢、洺之众自马岭入，定州王处直之众自飞狐入，侯言以晋、绛之兵自阴地入。氏叔琮、康怀英营于泽州之昂车。武皇令李嗣昭将三千骑赴泽州，援李存璋而归贺德伦。氏叔琮军至潞州，孟迁开门迎，沁州刺史蔡训亦以城降于汴。氏叔琮悉其众趋石会关。是时，偏将李审建先统兵三千在潞州，亦与孟迁降于汴。及叔琮之入寇也，审建为其向导。汴人营于洞涡，别将白奉国与

镇州大将石公立自井陘入，陷承天军。及攻寿阳，辽州刺史张鄂以城降于汴，都人大恐。时霖雨积旬，汴军屯聚既众，刍粮不给，复多痢疟，师人多死。时大将李嗣昭、李嗣源每夜率骁骑突营掩杀，敌众恐惧。五月，汴军皆退。氏叔琮军出石会，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骑五千蹶之，杀戮万计。〔卷二十六《唐书·武皇本纪》下第10—11页〕

### 先退后进

（天祐五年）四月，帝召德威军归晋阳。汴人既见班师，知我国祸，以为潞州必取，援军无俟再举，遂停斥候。梁祖亦自泽州归洛。帝知其无备，乃谓将佐曰：“汴人闻我有丧，必谓不能兴师。又以我少年嗣位，未习戎事，必有骄怠之心。若简练兵甲，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以吾愤激之众，击彼骄惰之师，拉朽摧枯，未云其易，解围定霸，在此一役。”〔卷二十七《唐书·庄宗本纪》一第4—5页〕

天祐十五年……十二月……癸

亥，次胡柳陂。迟明，梁军亦至。帝率亲军出视，诸军从之。梁军已成阵，横亘数十里，帝亦以横阵抗之。时帝与李存审总河东、魏博之众居其中，周德威以幽、蓟之师当其西，镇、定之师当其东。梁将贺瑰、王彦章全军接战。……帝军辎重在阵西，望见梁军旗帜皆惊走，因自相蹈籍，不能禁止。帝一军先败，周德威战歿。是时，陂中有土山，梁军数万先据之，帝帅中军至山下。梁军严整不动，旗帜甚盛。帝呼诸军曰：“今日之战，得山者胜，贼已据山，吾与尔等各驰一骑以夺之！”帝率军先登，银枪步兵继进，遂夺其山。梁军纷纭而下，复于土山西结阵数里。……于是李嗣昭领骑军自土山北以逼梁军，王建及呼士众曰：“今日所失辎重，并在山下。”乃大呼以奋击，诸军继之，梁军大败。〔卷二十八《唐书·庄宗本纪》二第12—13页〕

胡柳陂正面突破不成，乃从东向南打大迂回，乘虚而入，卒以成功。

天成末，明宗自汴州还洛，琪为东都留司官班首，奏请至偃师奉迎。时



此种诏书好笑，冤论李琪。

琪奏中有“败契丹之凶党，破真定之逆城”之言，诏曰：“契丹即为凶党，真定不是逆城，李琪罚一月俸。”〔卷五十八《唐书·李琪传》第10页〕

不学游水，此人几死。

其年十二月，师还太原，王珂为浮梁于夏阳渡，袭吉从军。时竿断航破，武皇仅免，袭吉坠河，得大冰承足，沿流七八里，还岸而止，救之获免。天复中，武皇议欲修好于梁，命袭吉为书以贻梁祖，书曰：“……比者，仆与公实联宗姓，原忝恩知，投分深情，将期栖托，论交马上，荐美朝端，倾向仁贤，未省疏阙。岂谓运由奇特，谤起奸邪。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铁马，蹂践于明时。狂药致其失欢，陈事止于堪笑。……”〔卷六十《唐书·李袭吉传》第1—2页〕

谓朱邪  
用石勒事  
狂药谓酒

先是，璋欲谋叛，先遣使持厚币于孟知祥，求为婚家。……时知祥亦贰于朝廷，因许以为援。……其年秋，诏削夺璋在身官爵，……璋之子宫苑

攻者败，守者胜，攻者愚，守者智。

使光业并其族，并斩于洛阳。……时孟知祥其骨肉在京师者俱无恙焉。因遣使报璋，欲连表称谢。……自是璋疑知祥背己，始构隙矣。（长兴）三年四月，璋率所部兵万余人以袭知祥。《九国志·赵季良传》：“季良尝与知祥从容语曰：‘璋性狼戾，若坚守一城，攻之难克。’及闻璋起兵，知祥忧形于色。季良曰：‘璋不守巢穴，此天以授公也。’既而璋果败。”知祥与诸将率师拒之，战于汉州之弥牟镇。璋军大败，得数十骑，复奔于东川。〔卷六十二《唐书·董璋传》第7—8页〕

契丹寇洛、磁，犯邺都西北界，所在告急。壬子，王师与契丹相拒于相州北安阳河上。皇甫遇、慕容彦超率前锋与敌骑战于榆林店，遇马中流矢，仅而获免。是夜，张从恩引军退保黎阳，惟留五百人守安阳河桥。既而知州符彦伦与军校谋曰：“此夜纷纭，人无固志。五百疲兵，安能守桥！”即抽入相州，婴城为备。至曙，贼军万余骑已阵于安阳河北。彦伦令城上扬旗

事有如此之  
怪

鼓噪，贼不之测。至辰时，渡河而南，悉陈甲骑于城下，如攻城之状。彦伦曰：“此敌将走矣。”乃出甲士五百于城北，张弓弩以待之，契丹果引去。当皇甫遇榆林战时，至晚，敌众自相惊曰：“晋军悉至矣。”戎王在邯郸闻之，即时北遁，官军亦南保黎阳。〔卷八十三《晋书·少帝本纪》三第7—8页〕

如不力言，  
则下第举子耳。

桑维翰，字国侨，洛阳人也。……性明惠，善词赋。唐同光中，登进士第。《洛阳缙绅旧闻记》：“桑魏公父珙为河南府客将。桑魏公将应举，父乘间告齐王张全义曰：‘某男粗有文性，今被同人相率欲取解，俟王旨。’齐王曰：‘有男应举好，可令秀才将卷轴来。’魏公之父趋下再拜，既归，令子侵早投书启，献文字数轴。王请见，魏公父教之趋阶。王曰：‘不可，既应举，便是贡士，可归客司。’谓魏公父曰：‘他道路不同，莫管他。’终以客礼见。王一见奇之，礼遇颇厚。是年，王力言于当时儒臣，由是擢上第。”〔卷八十九《晋书·桑维翰传》第1页〕

……庄宗率精兵骑蹶其后，每经安巴坚野宿之所，布秸在地，方而环

太少

之，虽去，无一茎乱者。庄宗谓左右曰：“蕃人法令如是，岂中国所及！”庄宗至幽州，发二百骑侦之，皆为契丹所获。庄宗乃还。〔卷一百三十七《外国列传》第一第4页〕



# 读《新五代史》批语

新五代史

〔宋〕欧阳修撰

乾隆十二年武英殿板

同治八年岭南蔚古堂重刻



后汉李固之  
言〔1〕

呜呼，自古治世少而乱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数百年，其可道者，数君而已，况于后世邪！况于五代邪！〔卷六《唐明宗本纪》第10页〕

此等书法，  
不经说明，谁能  
知之？

敬儒，出帝父也，书曰“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绝其所生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睿，置于冯道怀中而托之，出帝岂得立邪？晋之大臣，既违礼废命而立之，以谓出帝为高祖子则得立，为敬儒子则不得立，于是深讳其所生而绝之，以欺天下为真高祖子也。……故余书曰“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者，以见其立不以正，而灭绝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卷九《晋出帝本纪》第7

〔1〕《后汉书·黄琼传》（李固与黄琼书）：“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



页〕

旧史无此

隐帝与李业等谋，已杀史弘肇等，诏镇宁军节度使李弘义杀侍卫步军指挥使王殷于澶州，又诏侍卫马军指挥使郭崇杀威及宣徽使王峻于魏。诏书先至澶州，弘义恐事不果，反以诏书示殷，殷与弘义遣人告威。已而诏杀威、峻使者亦驰骑至。威匿诏书，召枢密使院吏魏仁浦谋于卧内。仁浦劝威反，教威倒用留守印，更为诏书，诏威诛诸将校以激怒之，将校皆愤然效用。〔卷十一《周太祖本纪》第3页〕

所谓允明反弑，明是诬词。〔1〕

（乾祐三年）十一月……庚辰，威至滑州，义成军节度使宋延渥叛于汉来降。壬午，犯封丘。甲辰，及泰宁军节度使慕容彦超战于刘子陂，彦超败，奔于兖州。郭允明反，弑隐帝于赵村。丙戌，威入京师，纵火大掠。〔卷十一《周太祖本纪》第3页〕

〔1〕《通鉴·后汉纪》四隐皇帝下《考异》：“刘恕曰：‘允明，帝所亲信，何由弑逆？盖郭威兵杀帝，事成之后讳之，因允明自杀，归罪耳。’”

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

是时，庄宗在魏，数以劲兵压邾营，邾不肯出，而末帝又数促邾，使出战。庄宗与诸将谋曰：“刘邾学《六韬》，喜以机变用兵，本欲示弱以袭我，今其见迫，必求速战。”乃声言归太原，命符存审守魏，阳为西归，而潜兵贝州。邾果报末帝曰：“晋王西归，魏无备，可击。”乃以兵万人攻魏城东。庄宗自贝州返，趋击之。邾忽见晋军，惊曰：“晋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庄宗与符存审为两方阵夹之。邾为圆阵以御。晋人兵再合，邾大败，南奔，自黎阳济河，保滑州。〔卷二十二《刘邾传》第4—5页〕

彦章至递坊，以兵少战败，退保中都又败，与其牙兵百余骑死战。……彦章伤重，马蹶，被擒。……彦章武人，不知书。常为俚语谓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于忠义，盖天性也。庄宗爱其骁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谕彦章。彦章谢曰：“臣与陛下血

杀降不可，  
杀俘尤不可。

战十余年，今兵败力穷，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报，岂有朝事梁而暮事晋，生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庄宗又遣明宗往谕之，彦章病创，卧不能起，仰顾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岂苟活者？”遂见杀，年六十一。晋高祖时，追赠彦章太师。〔卷三十二《王彦章传》第3—4页〕

略通可以，  
多则无益有害。

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杨行密，为濠、滁二州刺史，以骁勇知名。仁贍为将，轻财重士，法令严肃，少略通兵书。事南唐，为左监门卫将军、黄袁二州刺史，所至称治。〔卷三十二《刘仁贍传》第4页〕

食谁人之  
禄？

呜呼，天下恶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时者，不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禄者，必死人之事。如彦章者，可谓得其死哉！〔卷三十二《死节传》第6页〕

何谓伪  
国？〔1〕

自古忠臣义士之难得也！五代之乱，三人者，或出于军卒，或出于伪国之臣，可胜叹哉！可胜叹哉！〔卷三十二《死节传》第6页〕

“色而已”  
吗？

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卷三十八《宦者传》第4页〕

此人能泳

雷满，武陵人也。为人凶悍犷勇，文身断发。……满尝凿深池于府中，客有过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龙水怪，皆窟于此，盖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掷池中，因裸而入，取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复坐，意气自若。〔卷四十一《雷满传》第2—3页〕

华温琪字德润，宋州下邑人也。世本农家。温琪身長七尺，少从黄巢为盗。巢陷长安，以温琪为供奉官都知。

〔1〕《死节传》以王彦章出身军卒，忠于梁；裴约忠于后唐，刘仁贍忠于南唐，以南唐为伪国。

此人必略知  
水性

巢败，温琪走滑州。顾其状貌魁伟，惧不自容，乃投白马河，流数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卷四十七《华温琪传》第1页〕

张桓侯之  
流〔1〕

廷蕴武人，所识不过数字，而平生重文士。尝从明宗破梁郢州，获判官赵凤，廷蕴谓曰：“吾视汝貌，必儒人，可无隐也。”凤以实对，廷蕴亟荐于明宗。〔卷四十七《张廷蕴传》第10页〕

皇甫遇，常山真定人也。为人有勇力，虬髯善射。少从唐明宗征伐，事唐为武胜军节度使。……晋高祖时，历义武、昭义、建雄、河阳四镇，罢为神武统军。……开运二年，契丹寇西山，……南至邢州。……乃遣北面行营都监张从恩会马全节、安审琦及遇等御之。从恩等至相州，阵安阳河南，

〔1〕《三国志·蜀书·张飞传》：“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追谥飞曰桓侯。”

## 晋时事

遣遇与慕容彦超率数千骑前视虏。……为虏所围。……张从恩与诸将怪遇视虏无报，皆谓遇已陷虏矣。已而有驰骑报遇被围，安审琦率兵将赴之，从恩疑报者诈，不欲往。审琦曰：“成败天也，当与公共之。虽虏不南来，吾属失皇甫遇，复何面目见天子？”即引骑渡河，诸军皆从而北，距虏十余里。虏望见救兵来，即解去。遇与审琦等收军而南，契丹亦皆北去。是时契丹兵已深入，人马俱乏。其还也，诸将不能追，而从恩率遇等退保黎阳，虏因得解去。〔卷四十七《皇甫遇传》第12—13页〕

## 注意此等事

晋亦不复遣使，然数以书招赵延寿。延寿见晋衰而天下乱，尝有意窥中国，而德光亦尝许延寿灭晋而立之。延寿得晋书，伪为好辞报晋，言身陷虏思归，约晋发兵为应。而德光将高车翰亦诈以瀛州降晋，晋君臣皆喜。（开运）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等出兵，为延寿应。……德光

闻晋出兵，乃入寇镇州。重威西屯中渡，与德光夹水而军。德光分兵并西山出晋军后，……重威等被围粮绝，遂举军降。……晋出帝与太后为降表，自陈过咎。〔卷七十二《四夷附录》第一第13页〕

### 五代史卷八考证

中国统一，  
为河与外族进攻  
二事。分裂则二  
事皆不能办。

《晋高祖纪》：“六年，河决中都，入于沓河。冬十月，河决滑、濮、郛、澶州。”按《朱子纲目》书河决者十有六，而五代居其九，皆朱梁决河为二，以疏河涨之罪也。然《梁本纪》失载，附记于此。〔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证第2—3页〕

# 读《宋史》批语

宋 史

〔元〕脱脱等撰

乾隆十二年武英殿板

同治八年岭南蔚古堂重刻





说不杀士大夫，伪也。

（乾德四年）五月……甲戌，光禄少卿郭玘坐赃弃市。……八月……庚戌，枢密直学士冯瓚、绫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楫，为宰相赵普陷，以赃论死。会赦，流沙门岛，逢恩不还。〔卷二本纪《太祖》二第3页〕

不书病，年五十。〔1〕

（开宝九年）冬十月……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卷三本纪《太祖》三第11页〕

（太平兴国四年）六月……庚申，帝复自将伐契丹。……丁卯，次东易州，刺史刘宇以城降，留兵千人守之。戊辰，次涿州，判官刘厚德以城降。……庚午，次幽州城南，驻蹕宝光寺。契丹军城北，帝率众击走之。壬申，命节度使定国宋僦、河阳崔彦进、彰信

〔1〕 指宋太祖无病而死，暗指被赵匡义害死。

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

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

刘遇、定武孟玄喆四面分兵攻城，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铁林厢主李札卢存以所部来降。癸酉，移幸城北，督诸将进兵，获马三百。幽州神武厅直并乡兵四百人来降。乙亥，范阳民以牛酒犒师。丁丑，帝乘辇督攻城。秋七月庚辰，契丹建雄军节度使、知顺州刘廷素来降。壬午，知蓟州刘守恩来降。癸未，帝督诸军及契丹大战于高粱河，败绩。甲申，班师。庚寅，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彦进屯关南。乙巳，帝至自范阳。……五年……十一月……己酉，帝伐契丹。壬子，发京师。癸丑，次长垣县。关南与契丹战，大破之。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为关南都部署。戊午，驻蹕大名府。诸军及契丹大战于莫州，败绩。〔卷四本纪《太宗》一第10—13页〕

（雍熙）三年春正月……庚寅，北伐。……二月壬子，以检校太师、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云州观察使杨业副之，出雁门。

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

### 杨业战死

三月癸酉，曹彬与契丹兵战固安南，克其城。丁丑，田重进战飞狐北，又破之。……辛巳，曹彬克涿州。……夏四月辛丑，潘美克云州。田重进战飞狐北，破其众。壬寅，曹彬、米信战新城东北，又破之。己酉，田重进再战飞狐北，再破之，杀二将。乙卯，重进至蔚州，其牙校李存璋、许彦钦杀大将萧嘏理，执其监城使、同州节度使耿绍忠，以城降。五月庚午，曹彬之师大败于岐沟关，收众夜渡拒马河，退屯易州，知幽州行府事刘保勋死之。丙子，召曹彬、崔彦进、米信归阙，命田重进屯定州，潘美还代州。徙云、应、寰、朔吏民及吐浑部族，分置河东、京西。会契丹十万众复陷寰州，杨业护送迁民遇之，苦战力尽，为所禽，守节而死。……十二月……壬寅，契丹败刘廷让军于君子馆，执先锋将贺令图，高阳关部署杨重进死之。〔卷五本纪《太宗》二第2—5页〕

雍熙……三年……五月庚午，

雍熙三年败  
于契丹

曹彬之师大败于岐沟关，收众夜渡拒马河，退屯易州，知幽州行府事刘保勋死之。……十二月……壬寅，契丹败刘廷让军于君子馆，执先锋将贺令图，高阳关部署杨重进死之。〔卷五本纪《太宗》二第5页〕

但无能

赞曰：帝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至于欲自焚以答天谴，欲尽除天下之赋以纾民力，卒有五兵不试、禾稼荐登之效。是以青、齐耆耄之叟，愿率子弟治道请登禅者，接踵而至。君子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帝之谓乎？故帝之功德，炳焕史牒，号称贤君。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卷五本纪《太宗》二第24—25页〕

幽州之败  
不择手段，  
急于登台。〔1〕

〔1〕《续资治通鉴》卷八注：“《考异长编》因《湘山野录》存‘烛影斧声’之说。”“烛影斧声”，指宋太宗害死宋太祖而即帝位。

# 读《明史》批语

明 史

〔清〕张廷玉等撰

乾隆十二年武英殿板

同治八年岭南葑古堂重刻



（至正）二十三年……夏四月壬戌，友谅大举兵围洪都。……秋七月癸酉，太祖自将救洪都。癸未，次湖口，先伏兵泾江口及南湖嘴，遏友谅归路，檄信州兵守武阳渡。友谅闻太祖至，解围，逆战于鄱阳湖。友谅兵号六十万，联巨舟为阵，楼橹高十余丈，绵亘数十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丁亥，遇于康郎山，……杀伤略相当。……己丑，友谅悉巨舰出战，……会日晡，大风起东北。乃命敢死士操七舟，实火药芦苇中，纵火焚友谅舟。风烈火炽，烟焰涨天，湖水尽赤。友谅兵大乱。诸将鼓噪乘之，斩首二千余级，焚溺死者无算，友谅气夺。辛卯，复战，友谅复大败。于是斂舟自守，不敢更战。……八月壬戌，友谅食尽，趋南湖嘴，为南湖军所遏，遂突湖口。太祖邀之，顺流搏战，及于泾江。泾江军复遮击之，友谅中流

此役打了两  
月余



矢死。张定边以其子理奔武昌。〔卷一本纪《太祖》一第9—10页〕

不令诸子诸  
孙统兵作战，失  
策。

（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丙寅朔，李善长等率群臣劝进，不允。固请，乃即吴王位，建百官。以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谕之曰：“立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暗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今宜鉴之。”立子标为世子。二月乙未，复自将征武昌，陈理降，汉、沔、荆、岳皆下。〔卷一本纪《太祖》一第11页〕

今犹存此弊

（宣德）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免朝贺。癸酉，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甲午，以春和谕法司录囚。三月庚申，下诏行宽恤之政。辛酉，谕礼部曰：“朕以官田赋重，十减其三。乃闻异时蠲租诏下，户部皆不行，甚者戒约有司，不得以诏书为辞。是废格诏令，使泽不下究也。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卷九本纪《宣宗》

## 第8页]

靡不有初

杨爵，字伯珍，富平人。……  
(嘉靖)二十年元旦微雪，大学士夏言、尚书严嵩等作颂称贺。爵抚膺太息，中宵不能寐。逾月，乃上书极谏曰：“……陛下即位之初，励精有为，尝以《敬一箴》颁示天下矣。乃数年以来，朝御希简，经筵旷废。大小臣庶，朝参辞谢，未得一睹圣容，敷陈复逆，未得一聆天语。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涣散，非隆古君臣都俞吁咈、协恭图治之气象也。”〔卷二百〇九《杨爵传》第8—10页〕

沈炼，字纯甫，会稽人。……会俺答犯京师，致书乞贡，多嫚语。下廷臣博议，司业赵贞吉请勿许，廷臣无敢是贞吉者，独炼是之。吏部尚书夏邦谟曰：“若何官？”炼曰：“锦衣卫经历沈炼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遂罢议。炼愤国无人，致寇猖狂，……遂上疏言：“……今大学士嵩，贪婪之

今有新保安，此是旧保安，在张家口、怀来县之间。

性，疾入膏肓……”因并论邦谟谄谀黷货状，请均罢斥，以谢天下。帝大怒，榜之数十，谪佃保安。既至，未有馆舍。贾人某询知其得罪故，徙家舍之。〔卷二百〇九《沈炼传》第18—19页〕

### 白莲教史

先是，蓟州人王森得妖狐异香，倡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徒有大小传头及会主诸号，蔓延畿辅、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森居滦州石佛庄，徒党输金钱，称朝贡，飞竹筹报机事，一日数百里。万历二十三年，有司捕系森论死，用贿得释。乃入京师，结外戚中官，行教自如。后森徒李国用，别立教，用符咒召鬼。两教相仇，事尽露。四十二年，森复为有司所掇。越五岁，毙于狱。其子好贤及钜野徐鸿儒、武邑于弘志辈踵其教，徒党益众。至是，好贤见辽东尽失，四方奸民思逞，与鸿儒等约，是年中秋并起兵。会谋泄，鸿儒遂先期反，自号中兴福烈帝，称大成兴胜元年，用

红巾为识。五月戊申陷郢城，俄陷邹、滕、峯，众至数万。〔卷二百五十七《赵彦传》第5—6页〕

### 不负责任

陈新甲，长寿人。……帝既以和议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外廷渐知之，故屡疏争，然不得左验。一日，所遣职方郎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视之，置几上。其家僮误以为塘报也，付之抄传。于是言路哗然。给事中方士亮首论之。帝愠甚，留疏不下。已降严旨，切责新甲，令自陈。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给事中马嘉植复劾之，遂下狱。新甲从狱中上书乞宥，不许。……遂弃新甲于市。新甲为杨嗣昌引用，其才品心术相似。军书旁午，裁答无滞。帝初甚倚之，晚特恶其泄机事，且彰主过，故杀之不疑。〔卷二百五十七《陈新甲传》第20—23页〕



# 读《资治通鉴》批语

资治通鉴

〔宋〕司马光撰

古籍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版



观人观大  
节，略小故。

法正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已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卷六十七《汉纪》五十九第2131页〕

不可信

刘晔曰：“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少缓之，诸葛亮明于治国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操不从。居七日，蜀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惊，守将虽斩之而不能



安也。”操问晔曰：“今尚可击不？”晔曰：“今已小定，未可击也。”乃还。  
〔卷六十七《汉纪》五十九第 2140 页〕

### 初战亮宜自 临阵

初，越嵩太守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深加器异。……及出军祁山，亮不用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而以谡督诸军在前，与张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卷七十一《魏纪》三第 2241 页〕

### 自街亭败 后，每出，亮必 在军。

（太和五年）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郃追之。郃进至木门，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郃右膝而卒。〔卷七十二《魏纪》四第 2268 页〕

魏主以有罪徙边者多逋亡，乃制

此古人一贯  
谬论

一人逋亡，阖门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上书谏曰：“天下善人少，恶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阖门，则司马牛受桓魋之罚，柳下惠婴盗跖之诛，岂不哀哉！”帝善之，遂除其制。〔卷一百四十《齐纪》六第4404页〕



# 读《通鉴纪事本末》批语

通鉴纪事本末

〔南宋〕袁枢撰

光绪戊戌年

湖南思贤书局校刊



分析方法是  
极重要的

二月，石勒纂严，将袭王浚，而犹豫未发。张宾曰：“夫袭人者当出其不意，今军严经日而不行，岂非畏刘琨及鲜卑、乌桓为吾后患乎？”勒曰：“然，为之奈何？”宾曰：“彼三方智勇，无及将军者。将军虽远出，彼必不敢动。且彼未谓将军便能悬军千里，取幽州也。轻军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虽有心，比其谋议出师，吾已还矣。且刘琨、王浚，虽同名晋臣，实为仇敌。若修笺于琨，送质请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终不救浚而袭我也。用兵贵神速，勿后时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吾复何疑。”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杀主簿游纶，以其兄统在范阳，恐泄军谋故也。〔卷七十《石勒寇河朔》第5—6页〕

刘毅、何无忌、刘道规、下邳太守平昌孟怀玉帅众自寻阳西上。五月

癸酉，与桓玄遇于峥嵘洲。……玄挟帝单舸西走。……己卯，玄与帝入江陵。……壬午……益州督护汉嘉冯迁抽刀前，欲击玄。玄拔头上玉导与之，曰：“汝何人，敢杀天子！”迁曰：“我杀天子之贼耳。”遂斩之。……时桓谦匿于沮中，扬武将军桓振匿于华容浦。玄故将王稚徽戍巴陵，遣人报振云：“桓歆已克京邑，冯稚复克寻阳，刘毅诸军并中路败退。”振大喜，聚党得二百人，袭江陵，桓谦亦聚众应之。闰月己丑，复陷江陵，杀王康产、王腾之。振见帝于行宫，跃马奋戈，直至阶下，问桓升所在。闻其已死，瞋目谓帝曰：“臣门户何负国家，而屠灭若是！”琅邪王德文下床谓曰：“此岂我兄弟意邪？”振欲杀帝，谦苦禁之，乃下马敛容，致拜而出。……义熙元年春正月……己丑，刘毅等诸军至马头，桓振挟帝出屯江津。……振留桓谦、冯该守江陵。……刘毅等击破冯该于豫章口，桓谦弃城走。毅等入江陵，执卞范之等斩之。桓振还，望见火起，

有毒必发，  
毒尽方止。桓振  
之类是也。

知城已陷，其众皆溃。振逃于涪川。……三月，桓振自郢城袭江陵。……建威将军刘怀肃自云杜引兵驰赴，与振战于沙桥。刘毅遣广武将军唐兴助之，临阵斩振，复取江陵。〔卷九十《伪楚之乱》第33—37页〕

刘彧据建康，四方皆反。内线作战，以寡对众，以弱敌强。以蔡兴宗为谋主，以刘休若、刘休祐、刘休仁、吴喜、任农夫、张永、萧道成、王道隆、刘劭、沈攸之、黄回、吕安国、张兴世、刘嗣祖诸人为将帅，终于全胜，可谓奇矣。

（泰始元年）十二月……癸亥，以建安王休仁为司徒、尚书令、扬州刺史，以山阳王休祐为荆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为南徐州刺史。丙寅，湘东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二年春正月……甲午，中外戒严，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讨诸军事，车骑将军王玄谟副之。休仁军于南州，以沈攸之为寻阳太守，将兵屯虎槛。……邓琬称说符瑞，诈称受路太后玺书，帅将佐上尊号于晋安王子勋。己未，子勋即皇帝位于寻阳，改元义嘉。……帝召寻阳王长史行会稽郡事孔觐为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马庾业代之。……觐遂发兵驰檄奉寻阳。……益州刺史萧惠开，闻晋安王子勋举兵，集将佐



谓之曰：“湘东，太祖之昭，晋安，世祖之穆；其于当璧，并无不可。但景和虽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犹多。吾荷世祖之眷，当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费欣寿将五千人东下。于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广州刺史袁晁远、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阳太守程天祚，皆附于子勋。元怙，元景之从兄也。是岁，四方贡计，皆归寻阳。朝廷所保，唯丹阳、淮南等数郡，其间诸县，或应子勋。东兵已至永世，官省危惧。上集群臣以谋成败，蔡兴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异志，宜镇之以静，至信待人。叛者亲戚，布在官省，若绳之以法，则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义。物情既定，人有战心，六军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习之兵，其势相万耳。愿陛下勿忧。”上善之。建武司马刘顺，说豫州刺史殷琰，使应寻阳。……丙午，上亲总兵，出顿中堂。辛亥，以山阳王休祐为豫州刺史，督辅国将军彭城刘劭、宁朔将军广陵吕安国等诸军西讨殷琰，巴陵王

休若督建威将军吴兴沈怀明、尚书张永、辅国将军萧道成等诸军东讨孔觊。……上假（吴）喜建武将军，……喜至国山，遇东军，进击，大破之。……司徒参军督护任农夫，骁果有胆力，……进向义兴助吴喜，……遂克义兴。……东军闻义兴败，皆震恐。上遣积射将军济阳江方兴、御史王道隆至晋陵，视东军形势。孔觊将孙昙瓘、程扞宗等列五城互相连带。扞宗城犹未固。……道隆率所领急攻，拔之，斩扞宗首。永等因乘胜进击昙瓘等，……遂克晋陵。吴喜军至义乡，……喜入吴兴。任农夫引兵向吴郡。顾琛弃郡奔会稽。上以四郡既平，乃留吴喜，使统沈怀明等诸将，东击会稽，召张永等北击彭城，江方兴等南击寻阳。丁卯，吴喜军至钱唐，……东军据岸结寨，农夫等击破之。……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觊逃奔嵒山，……嵒山民缚孔觊送晏，……晏乃斩之。……子勋加（孙）冲之左卫将军，以陶亮为右卫将军，统郢、荆、湘、梁、雍五

州兵，合二万人，一时俱下。……辛卯，（江）方兴帅诸军进战，建安王休仁又遣军主郭季之……等三万人往会战，自寅及午，大破之，追奔至姥山而还。……邓琬遣其豫州刺史刘胡帅众三万，铁骑二千，东屯鹊尾。……薛索儿将马步万余人，自睢陵渡淮，进逼青、冀二州刺史张永营。丙申，诏南徐州刺史桂阳王休范，统北讨诸军事，进据广陵。又诏萧道成将兵救永。……沈攸之帅诸军围赭圻，……刘胡帅步卒一万，夜斫山开道，以布囊运米餉赭圻。……沈攸之帅诸军邀之，殊死战，胡众大败。……邓琬以晋安王子勋之命，征袁顓下寻阳。顓悉雍州之众驰下。……丁未……张永、萧道成等与薛索儿战，大破之。……六月甲戌，顓率楼船千艘，战士二万，来入鹊尾。……诸军与袁顓相拒于浓湖，久未决。龙骧将军张兴世建议曰：“贼据上流，兵强地胜。我虽持之有余，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数千潜出其上，因险而壁，见利而动，使其首尾周遑，进

退疑阻。中流既梗，粮运自艰，此制贼之奇也。……”沈攸之、吴喜并赞其策。……兴世……径趣钱溪立营寨。己亥，兴世引兵进据之。……庚子，刘胡自将水步二十六军来攻钱溪，……兴世命寿寂之、任农夫帅壮士数百击之，众军相继并进，胡败走。……张兴世既据钱溪，浓湖军乏食。……（刘）胡阴谋遁去。……至夜，颍方知之，……因亦走。庚辰，建安王休仁勒兵入颍营，纳降卒十万，遣沈攸之等追颍。颍走至鹄头，与戍主薛伯珍并所领数千人偕去。……伯珍请屏人言事，遂斩颍首。……张悦诈称疾，呼（邓）琬计事。……因呼酒，子洵提刀出，斩琬。……悦因单舸赍琬首驰下，诣建安王休仁降。……沈攸之等诸军至寻阳，斩晋安王子勋，传首建康，时年十一。〔卷一百十八《废帝之乱》第12—30页〕

沈庆之既发颜、柳之谋，遂自昵于帝，数尽言规谏。帝浸不悦。庆之惧祸，杜门不接宾客。……兴宗往见

沈庆之前振  
后衰,无能为矣。

庆之,因说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伦道尽,率德改行,无可复望。今所忌惮,唯在于公。百姓喁喁,所瞻赖者亦在公一人而已。……如犹豫不断,欲坐观成败,岂惟旦暮及祸,四海重责,将有所归。……”庆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仆所能行。事至,固当抱忠以没耳。”青州刺史沈文秀,庆之弟子也,将之镇,帅部曲出屯白下,亦说庆之曰:“主上狂暴如此,祸乱不久,而一门受其宠任,万物皆谓与之同心。且若人爱憎无常,猜忍特甚,不测之祸,进退难免。今因此众力图之,易于反掌。机会难值,不可失也。”再三言之,至于流涕。庆之终不从,文秀遂行。及帝诛何迈,量庆之必当入谏,先闭青溪诸桥以绝之。庆之闻之果往,不得进而还。帝乃使庆之从父兄子直阁将军攸之赐庆之药,庆之不肯饮。攸之以被掩杀之。时年八十。〔卷一百十八《废帝之乱》第6—8页〕

夏烧野草，  
随烧随长，况烧  
可尽乎？

夏闰四月癸酉，任城王道宗败吐谷浑于库山。吐谷浑可汗伏允悉烧野草，轻兵走入碛。诸将以为马无草疲瘦，未可深入。侯君集曰：“不然，曷者段志玄军还，才及鄯州，虏已至其城下。盖虏犹完实，众为之用故也。今一败之后，鼠逃鸟散，斥候亦绝。君臣携离，父子相失，取之易于拾芥。此而不乘，后必悔之。”李靖从之。〔卷一百七十二《太宗平吐谷浑》第2页〕

多此一举

裴度以马总为彰义留后。癸丑，发蔡州。上封二剑以授梁守谦，使诛吴元济旧将。度至郾城遇之，复与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尽如诏旨，仍上疏言之。〔卷一百九十八《宪宗平淮蔡》第22页〕

初，孙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钱镠爱其骁悍，以为中军，号武勇都。行军司马杜棱谏曰：“狼子野心，它日必为深患，请以土人代之。”不从。……



丙戌，鏐临飨诸将，绾谋杀鏐于座，不果。称疾先出。鏐怪之。丁亥，命绾将所部先还杭州。及外城，纵兵焚掠。武勇左都指挥使许再忠以迎候兵与之合，进逼牙城。鏐子传瑛与三城都指挥使马绰等闭门拒之。……武安都指挥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徐绾聚木，将焚北门，建徽悉焚之。建徽，棱之子也。湖州刺史高彦闻难，遣其子渭将兵入援，至灵隐山，绾伏兵击杀之。初，鏐筑杭州罗城，谓僚佐曰：“十步一楼，可以为固矣。”掌书记余杭罗隐曰：“楼不若皆内向。”至是，人以隐言为验。〔卷二百二十《钱氏据吴越》第11—12页〕

昭谏亦有军  
谋〔1〕

……日向晡，贺瑰陈于山西，晋兵望之有惧色。诸将以为诸军未尽集，不若敛兵还营，诘朝复战。天平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阎宝曰：“王彦章骑兵已入濮阳，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

〔1〕《唐才子传》：“罗隐字昭谏。”

此战必不可  
少

归志。我乘高趣下击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敌境，偏师不利；若复引退，必为所乘。诸军未集者，闻梁再克，必不战自溃。凡决胜料敌，惟观情势，情势已得，断在不疑。王之成败，在此一战。若不决力取胜，纵收余众北归，河朔非王有也。”……王建及擐甲横槊而进曰：“贼大将已遁，王之骑军一无所失，今击此疲乏之众，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观臣为王破贼。”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几误计。”嗣昭、建及以骑兵大呼陷阵，诸军继之，梁兵大败。〔卷二百二十七《后唐灭梁》第33页〕

庚寅，帝引兵屯朝城。戊戌，康延孝帅百余骑来奔，帝解所御锦袍、玉带赐之，以为南面招讨都指挥使，领博州刺史。帝屏人问延孝以梁事，对曰：“梁朝地不为狭，兵不为少，然迹其行事，终必败亡。何则？主既暗懦，赵、张兄弟擅权，内结官掖，外纳货赂，官之高下，惟视赂之多少，不择



康延孝之  
谋，李存勖之断，  
郭崇韬之助，此  
三人者，可谓识  
时务之俊杰。

才德，不校勋劳。段凝智勇俱无，一旦居王彦章、霍彦威之右，自将兵以来，专率敛行伍以奉权贵。梁主每出一军，不能专任将帅，常以近臣监之，进止可否，动为所制。近又闻欲数道出兵，令董璋引陕、虢、泽、潞之兵自石会关趣太原，霍彦威以汝、洛之兵自相、卫、邢、洺寇镇、定，王彦章、张汉杰以禁军攻郢州，段凝、杜晏球以大军当陛下，决以十月大举。臣窃观梁兵聚则不少，分则不多。愿陛下养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帅精骑五千自郢州直抵大梁，擒其伪主，旬月之间，天下定矣。”帝大悦。

九月，帝在朝城。梁段凝进至临河之南，潼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胜失利以来，丧刍粮数百万。租庸副使孔谦暴敛以供军，民多流亡，租税益少，仓廩之积，不支半岁。泽、潞未下，卢文进、王郁引契丹屡过瀛、涿之南。传闻俟草枯冰合，深入为寇。又闻梁人欲大举，数道入寇。帝深以为忧，召诸将会议。宣徽使李绍宏等皆

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

仍康延孝之意

以为：“郢州城门之外，皆为寇境，孤远难守，有之不如无之，请以易卫州及黎阳于梁，与之约和，以河为境，休兵息民，俟财力稍集，更图后举。”帝不悦曰：“如此，吾无葬地矣。”乃罢诸将，独召郭崇韬问之，对曰：“陛下不栉沐，不解甲，十五余年，其志欲以雪家国之仇耻也。今已正尊号，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郢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弃之，安能尽有中原乎？臣恐将士解体，将来食尽众散，虽画河为境，谁为陛下守之？臣尝细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败之机，决在今岁。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据我南鄙，又决河自固，谓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复为备。使王彦章侵逼郢州，其意冀有奸人动摇，变生于内耳。段凝本非将材，不能临机决策，无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以精兵与郢州合势，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苟伪主授首，则诸将自降矣。不然，今秋谷不登，军

粮将尽，若非陛下决志，大功何由可成！谚曰：‘当道筑室，三年不成。’帝王应运，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则为王，失则为虏，吾行决矣。”〔卷二百二十七《后唐灭梁》第48—49页〕

……王彦章引兵逾汶水，将攻郢州。李嗣源遣李从珂将骑兵逆战，败其前锋于递坊镇。……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谓郭崇韬曰：“郢州告捷，足壮吾气。”己巳，命将士悉遣其家归兴唐。冬十月，帝遣魏国夫人刘氏、皇子继岌归兴唐，与之诀曰：“事之成败，在此一举。若其不济，当聚吾家于魏官而焚之。”……〔卷二百二十七《后唐灭梁》第50页〕

生子当如李  
亚子〔1〕

夏四月，东川节度使董璋会诸将谋袭成都，皆曰必克。……孟知祥闻之，遣马军都指挥使潘仁嗣将三千人，

〔1〕李亚子，李存勖小名，即本篇中之帝。

有强大的战  
略预备队

诣汉州诃之。璋入境，破白杨林镇，执戍将武弘礼，声势甚盛。知祥忧之。赵季良曰：“璋为人勇而无恩，士卒不附，城守则难克，野战则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锐皆在前锋，公宜以羸兵诱之，以劲兵待之，始虽小衄，后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举兵暴至，人心危惧，公当自出御之，以强众心。”〔卷二百三十三《孟知祥据蜀》第12页〕



# 读《续通鉴纪事本末》批语

续通鉴纪事本末

〔清〕李铭汉撰

光绪癸卯开雕，丙午夏仲

竣工，武威李氏藏板，

1957年古籍出版社重印



丙子，中书舍人督视江淮军马府参谋军事虞允文，督舟师败金兵于东采石。允文未至采石十余里，闻鼓声振野。允文见官军十十五五坐路傍者，问之，众曰：“王节使在淮西声鼓，令弃马渡江。我曹皆骑士，今已无马，我曹不解步战也。”从者皆劝允文还建康，曰：“事势至此，皆为他人坏之。且督府直委公犒师耳，非委督战也，奈何代人任责。”允文不听，策马至采石，趋水滨，望江北敌营，不见其后，而权余兵才万八千人，马数百而已。……南师已为遁计。允文召其统制张振、王琪、时俊、戴皋、盛新等与语，谓之曰：“敌万一得济，汝辈走亦何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且朝廷养汝辈三十年，顾不能一战报国。”众曰：“岂不欲战，谁主者？”允文曰：“汝辈止坐王权之缪至此。今朝廷已别选将将此军矣。”众愕，立曰：

伟哉虞公，  
千古一人。



“谁也？”允文曰：“李显忠。”众皆曰：“得人矣。”允文曰：“今显忠未至，而敌已过江。我当身先进死，与诸君戮力决一战。且朝廷出内帑金帛九百万缗，给节度、承宣、观察使告身，皆在此，有功即发帑赏之，书告授之。”众皆曰：“今既有主，请为舍人一战。”允文即与俊等谋，整步骑陈于江岸，而以海鳅及战船，载兵驻中流击之。……敌舟将及岸，南军小却。允文往来行间，顾见时俊，抚其背曰：“汝胆略闻四方，今立阵后，则儿女子耳。”俊回顾曰：“舍人在此。”即手挥双长刀出阵。〔卷六十六下《金主亮南侵》第9—10页〕

从黄河（潼关至葭县）船式学来

江风忽止，南军以海鳅船冲敌舟，舟分为二。南军呼曰：“王师胜矣。”遂并击金人。金人所用舟，底阔如箱，行动不稳。且不谙江道，皆不能动。其能施弓箭者，每舟十数人而已，遂尽死于江中。有一舟漂流至薛家湾。薛家湾者，采石之下数里，有王琪军在

焉，以劲弓齐射，舟不得著岸，舟中之人往往缀尸于板而死。〔卷六十六下《金主亮南侵》第10页〕

蒋州即光州，即今河南光山县。

方敌舟未退，会淮西溃卒三百人，自蒋州转江而至。允文授以旗鼓，使为疑兵。敌既败去，允文即具捷以闻。且椎牛酒以劳军。夜半，复布陈待敌。〔卷六十六下《金主亮南侵》第11页〕

否，实出于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秋八月辛亥，校书郎兼枢密院编修官兼诸王宫教授蔡抗奏对，言正心事。帝曰：“纪纲万化，实出于心。”抗又言内降斜封之弊，帝曰：“已许大臣执奏矣。”〔卷八十七上《贾似道误国》第1页〕



# 读《宋史纪事本末》批语

宋史纪事本末

〔明〕冯琦原编

陈邦瞻增订

光绪戊戌湖南思贤书局校刊



赵匡义小人  
之言

至道元年八月壬辰，诏立寿王元侃为皇太子，更名恒，大赦。自唐天祐以来，中国多故，立储之礼，废及百年，至是始举而行，中外胥悦。太子既立，庙见还宫，京师民拥道喜跃曰：“少年天子也。”帝闻之不怿，召寇准谓曰：“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准再拜贺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语后嫔，宫中皆前庆。帝喜复出，延准饮，极醉而罢。〔第十九卷《至道建储》第2页〕



# 读《元史纪事本末》批语

元史纪事本末

〔明〕陈邦瞻撰

光绪戊戌湖南思贤书局校刊





所谓十七战  
皆捷，只是避其  
锐气耳。

（至元）二十四年春正月，复诏脱欢督右丞程鹏飞、参知政事樊楫等进击安南。鹏飞与楫等分兵三道，水陆并进，凡十七战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日烜，弃城走于海。〔卷五《占城安南用兵》第2—3页〕



# 读《明史纪事本末》批语

明史纪事本末

〔清〕谷应泰撰

同治甲戌仲冬江西书局开雕



## 白沟河之战

(建文)二年……夏四月……景隆自德州进兵北伐，军过河间，前锋将至白沟河。郭英等过保定，期于白沟河合势同进。燕王率诸将进驻固安，燕王谓丘福等曰：“李九江等皆匹夫，无能为，惟恃其众耳。然众岂可恃也！人众易乱，击前则后不知，击左则右不应，将帅不专，政令不一，甲兵粮餉，适足为吾资耳。尔等但秣马厉兵以待。”张玉请先往驻白沟，以逸待劳。王从之，命率众先往。既至三日，景隆前锋都督平安至白沟河。……己未，李景隆及郭英、吴杰等合军六十万，号百万，次于白沟河，列阵以待。平安伏精兵万骑邀击。……安骁勇善战，锋初交，安奋矛率众而前，都督瞿能父子亦奋跃，所向披靡，杀伤燕兵甚众。……王亲率兵夹击，杀数千人。……是日也，两军互相杀伤。……燕王既收军还营，……使张玉将中军，朱能

将左军，陈亨将右军为先锋，丘福将骑兵继之，马步十余万。黎明，燕军毕渡。瞿能率其子捣房宽阵，平安翼之，宽阵披靡，擒斩数百人。……（王）即麾精锐数千突入左掖，高煦率张玉等军齐进。……平安善用枪刀，所向无敌。北将陈亨、徐忠皆被创，已而安斩亨于阵。……高煦见事急，帅精骑数千，前与王合。高煦接战，彼此相持。……会旋风起，折大将旛，南军相视而动。王乃以劲骑绕出其后，突入驰击，与高煦骑兵合，杀瞿能父子于阵。平安与朱能战，亦败。于是列阵大崩，奔走之声如雷。……燕兵追至其营，乘风纵火，燔其营垒。郭英等溃而西，李景隆溃而南，委弃器械辎重山积，斩首及溺死者十余万。〔卷十六《燕王起兵》第18—21页〕

### 东昌之战

乙卯，燕师至东昌（盛）。庸与（铁）铉等闻燕兵且至，宰牛，宴犒将士，誓师励众，简阅精锐，背城而阵，具列火器毒弩以待。时燕军屡胜，

白沟河大胜  
之后，宜有此败。

见庸军，即鼓噪前薄，尽为火器所伤。会平安兵至，与庸军合，于是庸麾兵大战。燕王以精骑冲左掖，入中坚。庸军厚集，围燕王数重，燕王自冲击不得出。朱能、周长率番骑奋击东北角，庸等撤西南兵往御，围稍缓。能冲入，奋力死战，翼燕王出。……庸军乘胜擒斩万余人，燕兵大败，遂北奔。庸趣兵追之，复击杀者无算。〔卷十六《燕王起兵》第25页〕

……方孝孺请令诸王分守城门，……遣李景隆及兵部尚书茹瑺、都督王佐往龙潭，仍以割地讲和为辞，观虚实以待援兵。景隆、瑺至龙潭见燕王，伏地叩头而已。燕王笑曰：“勤劳公等至此，有言乎？”景隆等惶恐叩头，稍稍及割地事。燕王曰：“公等说客耶？始吾未有过举，辄加之大罪，削为庶人，云大义灭亲。吾今救死不暇，何用地为？且今割地何名？皇考裂土分封，吾故有地矣，此又奸臣计也。凡所以来，欲得奸臣耳。公等归奏上，但



始终以索战  
犯为词，使南京  
无法答允。

奸臣至，吾即解甲，谢罪阙下，谒孝陵，归奉北藩，永祇臣节，天地神明在上。”景隆、璠还报命。帝令景隆再如师，言罪人已窜逐，候执至来献。景隆赧赧。帝令诸王与偕。既至，燕王见诸王相劳苦。诸王具述帝意。燕王曰：“诸王试谓斯言诚伪。”诸王曰：“大兄洞见矣。”燕王曰：“吾来，但欲得奸臣耳，不知其他。”遂宴诸王，遣归。……〔卷十六《燕王起兵》第46—47页〕

周洪谟《流  
民说》

（成化）十二年春二月，命都御史原杰经略郟阳，抚定流民。自成化初年，陕西至荆、襄、唐、邓之间，皆长山大谷，绵亘千里，所至流遁，藏聚为梗。刘千斤之乱因之，至李胡子复乱，流民无虑百万。都御史项忠奉命捕逐之，死者不可胜计。祭酒周洪谟乃著《流民说》，略曰：“昔因修天下《地理志》，见东晋时，庐、松之民流至荆州，乃侨置松滋县于荆江之南；陕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阳，乃侨置南雍

州于襄西之侧。其后松滋遂隶于荆州，南雍遂并于襄阳。垂今千载，宁谧如故。此前代处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若今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业，则流民皆齐民矣。”都御史李宾深然其说。至是流民复集如前。宾乃援洪谟说，疏上之。上可焉，命杰往莅其事。〔卷三十八《平郟阳盗》第6—7页〕

（正德）六年春正月，霸州巨盗刘六、刘七聚众攻安肃县，劫取系狱盗党齐彦名。时穷民响应，旬日间，众至数千，劫掠畿南州县。霸州文安生员赵风子者，名镗，有勇力，好任侠，每大言自负。……为刘六、刘七所擒，说使降，许诺。归家，与弟镛、镐聚五百人，会于河间。由是贼党益繁，自畿南达山东，倏忽来去，势如风雨。……六月，流盗赵镗、刘三、邢老虎、杨虎分掠河南，刘六、刘七、齐彦名分掠山东。……七年春正月，刘六等

复攻霸州。何鉴续调宣府边兵在涿州者遏之，贼遁去。……二月……邢老虎病死。镗并其众，号十三万，骑五千，转掠襄阳、樊城、枣阳、随州、新野，破泌阳。……夏四月，……湖广僉事郭韶败刘三、赵镗等于应山县二郎畝、广水店，追逐悬崖溺水者千余人。彭泽同巡抚刘丙督各路军马，追杀镗等于应山井子铺、随州蓬甌山等处。……闰五月……刘六为湖广官军所追，风折帆樯，击死于水。……八月，刘七等既泊狼山。……丁丑，……飓风大作，……乃登山团聚。……跻山巅古垣。官军方奋勇直前，……遂夺其垣。贼坠崖死者无算。其余先具舢舨山下，以备逃窜。至是，觅婴谷下山，争船不得入。刘晖立崖下，百矢齐发。刘七势迫，遂赴水死。彦名为宣府游兵十旗张鉴斩首。〔卷四十五《平河北盗》第2—18页〕

吾疑赵风子、刘七远走，并未死也。“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倚栏杆看落晖”，得毋像黄巢吗？

神宗万历二十年五月，倭酋平秀吉寇朝鲜。……时朝鲜王李昫湏于酒，

## 中日大战

弛备。吉乃分遣其渠行长、清正等，率舟师数百艘逼釜山镇。五月，潜渡临津，分陷丰、德诸郡。……倭遂渡大同江，绕出平壤界。是时，倭已入王京，……八道几尽没，旦暮且渡鸭绿。请援之使，络绎于路。……十二月，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二十一年正月，平壤大捷。……十九日，李如松进复开城。……朝鲜郡县，如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并复。……援师既连胜，有轻敌心。……如松……将轻骑趋碧蹄馆，去王京三十里，驰至大石桥，马蹶伤额，几毙。倭猝至，围之数重。将士殊死战，……会杨元援兵至，砍重围入，遂溃，而师精锐亦多丧失。……（如松）闻倭将平秀嘉据龙山，仓粟数十万，从间道纵火尽焚之，倭乏食。东师议款，……倭果于四月十八日弃王京遁，如松及应昌整众入城。〔卷六十二《援朝鲜》第1—6页〕



# 读《十六国春秋》批语

十六国春秋

〔北魏〕崔 鸿撰

乾隆三十九年重刊



非君臣，乃朋友。

张宾字孟孙，赵郡中山人也。……永嘉之际，天下大乱。石勒为刘渊辅汉将军，与诸将下山东。宾谓所亲曰：“吾历观诸将多矣，无如此胡将军者，可与共成大事。”乃提剑诣军门大呼请见，勒亦未之奇也。后数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引为谋主。……肃清百僚，屏绝私昵，以身帅物，入则尽规，出则归美，勒甚重之。每朝，必为之正容貌，简辞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勒常叹曰：“吾每临大事，吾意未了，右侯已了。”及卒，勒亲临哭之，哀恸左右，赠散骑常侍、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谥曰“景”，将葬送于正阳门，望之流涕。〔卷二十二 后赵《张宾》第1页〕





# 读《读通鉴论》批语

读通鉴论

〔清〕王夫子撰

上海中华书局据船山遗书本校刊



申韩未必皆  
贼杀，如曹操、刘  
备、诸葛。

儒俗者万  
千，而贤者不一，  
不如过去法家之  
犹讲一些真话。

拓拔宏授位于子，而自称太上皇帝，子幼而恐为人所篡夺也。……宏好黄老，而得老氏之术。其欲逊位于子推也，老氏欲取固与之术也。其托于清谧，而匿其建立嗣子之旨也，老氏守兑之术也。所欲立者非不正，而诡道行之，巧笼宗室大臣之心，亦狡矣哉！而抑岂君人之道哉？虽然，其以传位笼子推而制之，犹贤于宋明帝之贼杀兄弟，以安其养子远矣！黄老之术，所由贤于申韩也。然而疑虑以钳制天下，则一也。故曰，黄老之流为申韩，机诈兴而末流极于残忍，故君子重恶之也。〔卷十五《宋明帝》第35页〕

若夫坏人心，乱风俗，酿盗贼篡弑危亡之祸者，莫烈于俗儒。俗儒者，以干禄之鄙夫为师者也，教以利，学以利，利乃沁入于人心，而不知何者

儒非徒柔也，尤  
为伪者骗也。

之为君父，因异端之所不屑者也。……  
俗儒奉章程以希利达，师鄙夫而学鄙  
夫，非放豚也，乃柙虎也，驱之而已  
矣，又何受焉？〔卷十七《梁武帝》第  
6页〕

其教孔孟  
者，其法亦必申  
韩。

佛老之于申韩，犹鞞鼓之相应也。  
应之以申韩，而与治道弥相近矣。汉  
之所谓酷吏，后世之所谓贤臣也。至  
是而民之弱者死，强者寇，民乃以殄  
而国乃以亡。呜呼！其教佛老者，其  
法必申韩，故朱异以亡梁，王安石、张  
商英以乱宋。何也？虚寂之甚，百为  
必无以应用，一委于一切之法，督责  
天下以自逸，而后心以不操而自遂。  
〔卷十七《梁武帝》第24页〕

# 读《王湘绮全集》批语

王 湘 绮 全 集

〔清〕王闿运著

中华民国十二年校刊

湘 绮 楼 藏 板



水军应学游  
泳  
双脚走路  
要学游泳

湘军水师名天下。……湖南在籍官丁善庆、陈本钦、唐际盛、李概等始捐资设船局，而黄冕专制炮以应征军。言船炮者，莫能及湖南焉，然大锋锐，深入要利，卒以至败。寇距九江城，于湖口梅家洲作坚屯二，与城相鼎峙，北屯小池，拒陆军。辛酉，李孟群等攻城，城北洲垒大，设炮，旁维大舟，小艇环卫之。孟群先攻其大舟，战不利，苏胜、郑沐中炮死，李金梁船沉溺于江。寇既见官军水战法，亦并力于水战，多造小艇，依大舟以出。……十二月辛丑，彭玉麟等攻湖口寇筏，破之，士死伤相积，寇亦殊死斗，其筏上作木楼，凭楼发炮，楼倾，或飞投江中，泅而走，其强悍若此。〔《湘军志》六《水师篇》第六第7—8页〕



## 后 记

本书的编辑，是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生前倡议的，并得到李琦、龚育之同志的指导。原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毛泽东故居图书管理组，对收入本书的大部分批语作过初步编选。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主要有：周振甫、沈锡麟、吴正裕。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得到中央档案馆、中华书局的支持和帮助，谨致深切的谢意。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读《古诗源》批语  
读《初唐四杰集》批语  
读《甲乙集》批语  
读《注释唐诗三百首》批语  
读范仲淹词二首批语  
读《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批语  
读《历代诗话》批语  
读《分甘余话》批语  
读《明人百家小说》批语  
读《智囊》批语  
读《绘图增像西游记》批语  
读《聊斋志异》批语  
读《李氏文集》批语  
读《古文辞类纂》批语  
读《两般秋雨庵随笔》批语  
读《楹联丛话》批语  
读《史记》批语  
读《汉书》批语  
读《后汉书》批语  
读《三国志集解》批语  
读《晋书》批语  
读《宋书》批语  
读《隋书》批语  
读《南史》批语  
读《北史》批语  
读《旧唐书》批语  
读《新唐书》批语  
读《旧五代史》批语  
读《新五代史》批语  
读《宋史》批语  
读《明史》批语  
读《资治通鉴》批语  
读《通鉴纪事本末》批语  
读《续通鉴纪事本末》批语  
读《宋史纪事本末》批语  
读《元史纪事本末》批语  
读《明史纪事本末》批语  
读《十六国春秋》批语  
读《读通鉴论》批语  
读《王湘绮全集》批语  
后记

## 附录页